

毛詩註疏

六下之八上

四

昌平

漢書門類			
四	九	三	一
三	七	九	一
九	三	七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四	九	三	一
三	七	九	一
九	三	七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31
冊數	100 (13)
函號	276 -2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毛詩注疏卷第六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禮記

綱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時謂不及仲春之月。反。下忘侯反。綱繆上直留。章六句至

時焉。正義曰。毛以為不得初冬。冬未開春之時。故陳婚姻之正。特以刺之。鄭以為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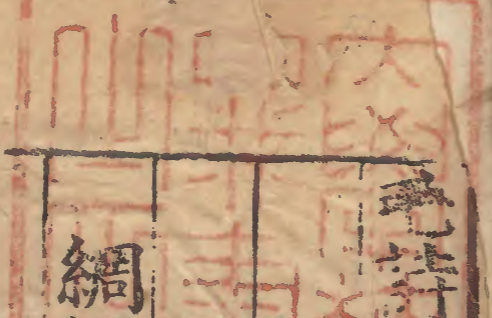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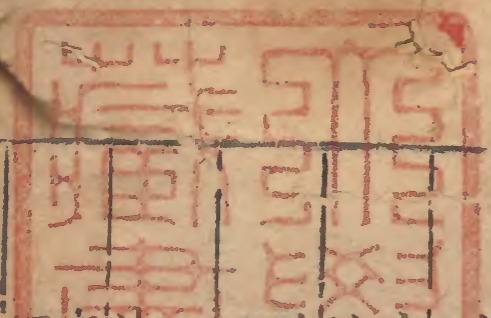
以為婚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

之男。二十之女。乃得以此。晉國之亂。婚姻失於正。時三

皆不得為婚也。今此。晉國之亂。婚姻失於正。時三

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王肅述毛云。三星在

天



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婚姻之正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為婚之時。今此篇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於過晚。作者據其失晚追陳正時。故近舉十月已來不復遠言季秋也。鄭以為婚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為不可。今晉國之亂婚姻皆後於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為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也。故月令季夏之日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經束薪三星在天傳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

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參所金反。見賢遍反。下不見。見於東同。芻楚俱反。說文云芻。刈草也。象苞束。草之形。宿音秀。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傳**良人美室也。**箋**云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女以見良

詩經卷之三

吳來

人言非其時東綢繆至良人。毛以為綢繆猶纏綿  
束之乃得成爲家用。以與女在田野之中。必纏綿  
之乃得成爲室家。薪芻待人。而東猶室家。特禮而  
成也。室家既須以禮。當及善時爲婚。三星在天。始見  
東方。於禮可以婚矣。以時晉國大亂。婚姻失時。故無  
妻之男。思詠嫁娶之夕。而欲見此美室。言今此三星  
在天之夕。是何月之夕。而得見此良人。美其時之善  
思得其時也。思而不得。乃自咨嗟。言子兮子兮。當如  
此良人。何如何。猶奈何。言三星在天。月不得見。此  
良人。當奈何。何乎。言不可奈何矣。鄭以為嫁娶者  
當用仲春之月。心星未見之時。今晉國大亂。婚姻皆  
不得其月。賢者見而責之。賢者言已纏綿束薪於野  
及夜而歸。見三星見於東方。已在天矣。至家而見初  
爲婚者。因責之云。今夕是何月之夕。而汝見此良人  
言晚矣。失其時。不可。以爲婚也。子兮子兮。汝當如此  
良人。何言娶者。後陰陽交會之月。失婚姻爲禮之時。  
是損良人之善。當如之何乎。言其損良人。不可奈何。

此山晉國之亂。今失正時。故舉其事而刺之。○  
纏綿也。參有三星。故言三星參也。漢書天文志云。參  
白虎宿三星是也。二章在隅。卒章在戶。是從始見爲  
說。逆而推之。故知在天。謂始見東方也。詩言婚姻之  
事。先舉束薪之狀。故知以人事。喻待禮也。毛以秋冬  
爲婚時。故云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王肅云。謂十月也。  
○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正義。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  
天王前。後星子屬。然則心之三星。星有大者。象夫。小  
者。象子。婦故云。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也。二月日  
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星在於卯上。二月  
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心星又是二月之合宿。故  
嫁娶者。以爲候焉。謂候其將出之時。行此嫁娶之禮  
也。昏而少星。不見嫁娶之時。謂仲春之月。嫁娶之禮  
時也。箋以下經四句。是賢者責人之辭。故知綢繆束  
薪爲賢者自束其薪。不爲興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

其在天謂負薪至家之時見在天未必東薪之時已  
 在天也因為以東薪而歸故言之也昭十七年左傳曰  
 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於小星  
 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則心星始見於三月矣此箋云  
 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者正以三月至六月則有四  
 月此詩唯有三章而卒章言在戶謂正中直戶必是  
 六月昏也逆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  
 六月昏也逆而差之則二章當五月首章當四月  
 不必章舉一月卻差次之使四月其當三章故每章  
 之箋皆舉兩月也成婚之時當以火星未見今已見  
 在天是不得其時也凡取星辰為候多取昏旦中為  
 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為候者以火者天之辰星有  
 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則為失時故取將見為候夏官  
 司農云季春出火民或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  
 司農云三月昏時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  
 昏心星伏於戌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一年左傳云火  
 伏而後蠶者畢此取將見為候彼取已伏為候其理  
 同也此篇三章與標有兩三章箋據時節其理大同

使曉於常月故陳而刺之此則晉國之亂不能及時至  
 良人為美室○正義曰小我云厭厭良人妻謂夫為  
 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繁者繁是二女故知  
 昏之正時則此二句是國人不得及時思誅善時得  
 見良人之辭也王肅云婚姻不得其時故思誅嫁娶  
 之夕而欲見此美室也○今夕至其時○正義曰  
 箋以仲春為婚月三星在女後於仲春故以此二句  
 為責娶者之辭也說苑無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  
 揖而歌曰今夕何夕今得與鄂君與越人同舟何日  
 得與王子同舟如彼歌意則嘉美此文與箋意子兮  
 異者彼意或出於此但引詩斷章不必如本也子兮  
 子兮如此良人何傳子兮者嗟效也箋云子兮子兮  
 者斥嫁娶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

詩六之三

四

子兮

言說本之二

○後戶傳子兮者嗟效也。正義曰傳意以上

豆反傳向為思詠嫁娶之夕欲得見良人則此句

也嗟歎已身不得見良人也子兮子兮自嗟歎也傳此

子兮至人何。正義曰箋以此句亦是責娶者之辭

故云子兮子兮為斥娶者以其良人為妻當以良時

迎之今子之娶後於陰陽交會之月則損良人也傳綢繆束

人之善故云當如此良人何責其損良人也傳綢繆束

芻三星在隅傳隅東南隅也箋云心星在隅謂四月

之末五月之中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傳邂逅解說之

貌傳○邂逅本亦作解戶懈反一音戶佳反逅本又作覲

不固之貌解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

音蟹說音悅傳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

在戶傳參星正月中直戶也箋云心星在戶謂之五

月之末六月之中傳又如字傳今夕何夕見此祭者傳

三女為祭大夫一妻二妾傳○祭采旦反傳○三女

正義曰周語云密康公遊於涇有二三女奔之其母曰

必致之王女三為祭祭美物也汝則小醜何以堪之

然祭者衆女之美稱也曲禮下云大夫不名姪娣大

夫有妻有妾有一妻二妾也此刺婚姻失時當是民

之婚姻而以大夫之法為辭者此時貴者亦婚傳子兮

姻失時故王肅云言在位者亦不能及禮也傳子兮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

兄弟將為沃所并爾傳○杖杜徒細反本或作夷狄

字非也下篇同并必政反

○杖杜徒細反本或作夷狄

字非也下篇同并必政反

**疏**扶杜二章章九句至并爾○正義曰不親宗族者章首二句是也獨居而無兄弟者次三句是也下四句戒異姓之人令輔君為治亦是不親宗族之言故序略之

也下四句戒異姓之人令輔君為治亦是不親宗族之言故序略之

**有秋之杜其葉湑湑**與也秋特貌杜赤棠也湑湑枝

葉不相比也○湑私敘反比毗志反下云及注同**獨行踽踽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傳踽踽無所親也○云他人謂異姓也

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

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踽俱字反遠千萬反**嗟行之**

**人胡不比焉**云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

此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為政令人無兄弟胡不扶

**一**飲助也○云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

親者何不相推飲而助之○飲七利反**有秋至飲焉**

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而盛但此條稀疏不相比

次以興晉君疏其宗族不與相親猶似杜之枝葉不

相比次然也君既不與兄弟相親至使骨肉離散君

乃獨行於國中踽踽然無所親也豈無他人異

姓之臣乎顧其恩親不如我同父之人耳君既不親

同姓之人與之為治則異姓之臣又不肯盡忠輔君

將為沃國所并故又戒之云嗟乎汝君所與共行之

人謂異姓卿大夫之等汝何不輔君為政令焉又謂

異姓之臣汝既見人無兄弟之親何不推飲而助之

焉同姓之臣既已見疏不得輔君猶冀他人輔之得

-5 182 35 875" data-label="Text">

使不滅故戒異姓之人使助君也○**有秋至飲焉**

詩疏卷之六

六

赤棠

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  
弓幹是也棠棠者華亦云其葉潛兮則潛潛與菁菁  
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潛潛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  
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  
族雖疆不相親暱也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  
為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為稀少之貌此章直取不  
相比次為喻不取葉盛為喻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為  
稀少貌者以葉密則同為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以  
菁菁者莪菁菁為莪之茂貌則知鄭意亦以菁菁潛  
潛為茂貌但不取葉為興耳○君所至政令○正  
義曰言嗟行之人是嗟歎此所行之人也君既疏其  
宗族宗族不與君行故知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  
大夫也比輔釋詁云彼輔作輔亦是輔之義也○  
飲助○正義曰飲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  
非訓飲也**有杖之杜其葉菁菁**傳菁菁葉盛也○云菁  
菁稀少之貌○菁本又作青同子零反**獨行畏畏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姓○傳畏畏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畏本亦作  
營反○傳行共文故知是無所依無所親暱之貌上言親  
此言依義亦同變其文耳以上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云同父故云同姓為同祖也

杖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恤憂也

○恤本亦作恤荀律反○傳曰刺其在位不恤其民者謂刺朝  
廷卿大夫也以在位之臣輔君為政當助君憂民  
而懷惡於民不憂其民不與相親比故刺之經二  
章皆刺在位懷惡不恤下民之辭俗本  
或其下有君衍字定本無君字是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傳祛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

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箋云羔裘豹

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

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祛起居反又丘據

音據比毗志反悖補對反豈無他人維子之故○云此民卿大夫

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

乃念子故舊之人○臣羔裘至之故○正義曰在位之

以為喻言以羔皮為裘豹皮為祛裘祛異皮本末不  
同以與民欲在上憂已在上疾惡其民是上下之意  
亦不同也在位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代之衆人居  
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我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也

大夫於民如此民見君子無憂民今欲去之言  
豈無他人賢者可歸往之乎維子之故舊思好不忍

去耳作者是卿大夫采邑之民故言已與在位故舊  
恩好○傳祛袂至之貌○正義曰玉藻說深衣之制

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袂尺二寸

注云袂口也然則袂與祛別此以祛袂為一者袂是

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為袂以深衣云

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祛皆為袂故以為祛袂

也以裘身為本裘祛為末其皮既異是本末不同喻

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裘之本末喻在位與民耳不  
以在位與民為本末也此解直云祛袂定本云祛袂

未與禮合釋詰云由用也自由也展轉相訓是自為  
用也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

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  
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

風其朝焉經稱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是知在位之臣  
服此豹袖之羔裘也傳已解與喻之義箋又解所以

馬

用裘與意在位身服此裘故取其裘為與召南羔  
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即言其人有羔羊之德與  
此同也有悖惡之色不恤我之困苦申明傳懷惡不  
比之意也。○此民至之人。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  
尊卑懸隔不應得有故亂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好  
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去世食采邑  
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爾好也  
作詩者雖是采邑之民所恨乃是一國之事何則采  
邑之民與故舊尚不存恤其餘非其故舊不恤明矣  
序云在位不恤其民謂在位之臣莫不盡然非獨食  
采邑之主偏苦其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指謂他國  
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故王肅云我豈無  
他國可歸乎維念子與  
我有故舊也與鄭同  
猶祛也究究猶居居也  
又反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

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好呼  
報反注  
同  
我不至也退風。○正義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  
同行碩鼠刺貪則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  
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  
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言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  
也淳

羔裘二章五十四句

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  
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大亂五世者昭公孝

侯鄂侯哀侯小子侯。○鴉音保以鴈而大無後趾  
政役音征篇內注同養羊亮  
反鄂五  
各反  
下從征役者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

詩卷之二十一

不有征役之勞，今乃退與無知之人共從征役，故言下也。定本作「下從征役，經三章皆上二句言君子從征役之苦。」  
**正義**曰：案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公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納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之弟，緝於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緝為晉君，此大亂五世不數緝者，以此言昭公之後，數不及緝也。此言大亂五世則亂後始作，但亂從昭起，追刺昭公，故為昭公詩也。

**蕭蕭**，鴉羽集于苞，**蕭蕭**，鴉羽聲也。集，止也。苞，積。

羽，杼也。鴉之性，不樹止。**箋**云：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

之處，今下從征役，甘為危苦，如鴉之樹止，然積者，根

相迫，迨，捆致也。**○**苞，補交反。羽，沈音田。又音振。廣

雅云：概也。杼，食汝反。徐洽與反。處，昌廣反。迨，側百反。捆，口木反。致，直置反。下同。**王事靡盬**，不

能執耒，黍父母何怙。**傳**：盬，不攻緻也。怙，恃也。**○**云：執

樹也。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

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乎。**○**盬音古。莠，魚世反。怙音戶。罷音皮。悠

悠，蒼天曷其有所**○**云：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疏

詩疏

一

三



曷其有常

鵠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

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天子之使是時使來

者并卑政反下注同為無衣二章章三句至

衣詩者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晉昭公封叔父

成師於曲沃號為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

繼世為曲沃之君常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

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為之請命於天

子之使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

請命此序其曲沃之大夫美其能并晉國故為之

命於天子之使故云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晉大

夫就使求之欲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

左傳桓八年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

云哀侯二年曲沃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

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

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并晉地

八年立至莊十六年已即位三十七年矣計緡以桓

晉侯之始并晉也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

使即號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斯不然

矣傳稱王使號公命曲沃伯為晉侯則號公奉使適

晉藏其命服待請而與之哉若號公於賜命之前

別來適晉則非所知耳若當時以命賜之即命晉

之特不須請也故箋

直言使來不知何使

詩經卷之三

無衣

豈曰無衣七兮傳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傳云我豈

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不如子之

衣安且吉兮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傳云

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為安傳豈曰

兮。正義曰此皆請命之辭晉大夫美武公能并晉

國而未得命服故為之請於天子之使曰我晉國之

中豈曰無此衣之七章兮晉舊有之矣但不如天子

之衣我若得之則心安而且吉兮天子命諸侯必

賜之以服故請其衣就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云

子之衣也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國君武公并

晉心不自安故得王命服則安且吉兮傳侯伯至

七章傳正義曰此解指言七章之意晉唐叔之封爵

綱侯伯七命其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衣春官典命

云侯伯七命其禮冕服七章故請七章之衣春官典命

是七命七章之衣案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

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

之屬然則唐叔是王之弟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

弟車服得如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母

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唯二王

為侯伯侯伯以七為節而金路樊纓九就則知王子

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得九為節如王

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

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傳諸侯至為君。正

義曰此解得衣乃安之意諸侯者天子之所建不受

豈曰無衣七兮

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然則諸侯當

賜也命者何天使我伯來錫命諸侯必皆以衣賜之

故請衣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備莊元年穀梁

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然則諸侯當

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者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案春秋之世曾文公成公晉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傳不譏之則王賜諸侯之命有召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也此武公以孽奪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安也及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豈曰無衣六兮傳天子之卿六命車之意美之耳

旗衣服以六為節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

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

子至為節。正義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碎積夏官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其服亦毳冕矣三公既毳冕則孤卿服絺冕大夫服玄冕則司服注云絺冕衣一章

有三章而此云六為節不待為卿六章之衣故毛並不自云章或者司服之注自說天子之服隆殺之意故箋申之今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必當侯伯之禮故求得受六命之服次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愈猶勝也言已若得此不言晉舊有之者晉國舊無此衣不得言晉舊有也檢晉之先君見經傳者變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有為天子卿者但侯伯入為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之衣故鄭答趙商云諸侯入為卿大夫與在朝仕者與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其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大夫行決男女之訟經云毳衣如茨則定子男入為大夫得服毳冕故知入仕王朝者各衣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無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

一本族下有矣

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非實有也。不如子之衣安且煖兮。○義曰釋言文。

○與本又作煖於六反煖奴煖反。

###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實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

以自輔焉。○宗族本亦作宗矣。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至正義曰言寡特者

言武公專在己身不與賢人圖事孤寡特立也兼其宗族者昭侯以下為君於晉國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也。武公初兼宗國宜須求賢而不求賢者故刺之。經二章皆責君不求賢人之事也。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

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

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

昔翁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

歸。似乎特生之杜然。○陰於鳩反。又如字本亦作蔭同。彼君子兮。嗟

肯適我。○云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

於此國皆可求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此。其不

來者。君不求之。○嗟而世反。韓詩作逝逝及也。此毗志反。中心好之。曷飲

食之。○云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

禮極歡以待之。○好呼報反。下同。飲於鳩。有杖至

正義曰言有杖然特生之杜生于道路之左。人所宜休息。今日所以人不休息者由其孤特獨生。陰涼寡

詩經卷之

五

長春



薄故也以興武公一國之君人所宜往仕今日所以  
人不往仕者由其孤特為君不求賢者故也  
公求賢之法彼君子之人今但能求賢於我國者皆  
可使之適我君之所何則君子之人義之與此故求  
則得之今不來者由君之不求之耳君欲求之當如  
之何君當中心誠實好之何但飲食而已當盡禮極  
歡以待之則賢者自至矣。○道左至杜然。正義  
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言左右據南嚮  
西嚮為正在陰為右在陽為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筴  
以為道東也物類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且積  
暖故日中之後乃為陰陽當以仲冬極寒仲夏極  
寒計一歲之日乃為陰陽當以仲冬極寒仲夏極  
暑而六月始大。○百季冬乃大寒亦此意。○噬逮  
正義曰釋言文。○又訓為至故箋云君子之人至  
於此國訓此逮。○詩云之適。○適往也。○故適得為之。○正義  
曰肯可釋言文。○詩云之適。○適往也。○故適得為之。○正義  
之杜生于道周。○周曲也。○詩作右。○曰言道周。○適之。

也為彼君子兮噬肯來遊。○傳遊觀也。○亂反。○觀古。○中心好

之曷飲食之。

有杖之杜一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喪棄亡

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呼報好

反攻音貢又如字喪息浪反注。○隨葛生五章章四

同又如字思息嗣反或如字。○隨句至喪矣。○正

義曰數攻他國數與敵戰其國人或死行陳或見

囚虜是以國人多喪其妻獨處於室故陳妻怨之

辭以刺君也經五章皆妻怨之辭獻公以莊十八

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

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

滅耿滅滅滅魏二年傳云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

長春

山臯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

葛生蒙楚歛葛于野傳興也葛生延而蒙楚歛生葛於

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反徐又力劔反草木疏云似

括樓葉盛而細子正予美亡此誰與獨處爾云予我

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與

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無於此

葛生至獨處正義曰此二句互文而同興葛言生

則歛亦生歛言葛則葛亦葛言蒙則歛亦蒙歛言于野則葛亦當言于野言葛生於此延葛而蒙於楚木歛亦生於此延葛而蒙於野中以興婦人生於

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我誰與居乎獨處家耳由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故婦人怨之也傳葛生至他家

外成他家也陸機疏云歛似括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奠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

除熱傳域營域也予美亡此誰

與獨息傳息止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鞫而藏之云夫雖不在

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齊側考反本亦作齊下

同篋曰牒反鞫本亦予美亡此誰與獨旦云旦明

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角枕至

正義曰婦人夫既不在獨齊而行祭當齊之時出夫  
之衾枕覩物思夫言此角枕然而鮮明兮錦衾爛  
然而色美兮雖有枕衾無人服用故怨言我所美之  
人身無於此當與誰齊乎獨自取潔明耳○傳齊則  
至藏之○正義曰傳以婦人怨夫不在而言角枕錦  
衾則是夫之衾枕也夫之衾枕非妻得服用且若得  
服用則終常見之又不得見其衾枕始恨獨旦知此  
衾枕是有故乃設非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過祭祀  
故知衾枕齊乃用之故云齊則角枕錦衾夫在之時  
用此以齊今夫既不在妻將攝祭其身既齊因出夫  
之齊服故觀之而思夫也傳又自明已意以禮夫不  
在敝枕篋席鞞而藏之此無故不出夫衾枕明是  
敝枕篋席鞞而藏之此傳引彼變鞞為衾順經衾  
文○夫雖至行事○正義曰祭統云夫祭也者必  
夫婦親之是祭祀之禮必夫婦共奉其事箋嫌夫不  
在則妻不祭故辨之云夫雖不在其祭也使人攝代  
為主雖他人代夫為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是故因

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感以增思是也 夏之日冬

之夜傳言長也○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

言之以盡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云居墳墓也言

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贊扶 冬之夜夏之

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室猶居也○云室猶塚壙

音曠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芩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芩力丁反即井

報○采芩三章章八句至讒焉○正義曰以獻公

反○好聽用讒人之言或見貶退賢者或進用惡人

故刺之經三章皆上二句刺君用讒  
下六句教君止讒皆是好聽讒之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

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

也云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

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

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

似而非辟匹亦反下同旃之然反為言舍旃舍

旃苟亦無然傳苟誠也云苟且也為言謂為人為

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

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

之且無答然為言于偽反或如字下文皆同本或

謂為人並于偽反若經文依字讀人之為言胡得焉

則此上為字亦依字諫反人之為言胡得焉

云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不答然之從後察之或

時見罪何所得采苓至得焉毛以為言人采苓

之以興獻公問細小之行於何處求之於首陽之巔采

求之采苓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

者幽辟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言獻公多問

小行於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故所以讒言興也因教

君止讒之法人之詐偽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君進

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君舍之

舍之者誠亦無得答然君但能如此不受偽言則人

詩采苓

卷之

采苓

偽言與舍旃舍旃文互相見上云人之偽言則舍旃  
舍旃者亦是人之偽言也舍旃者謂謗訕人欲使見  
貶退則人之偽言謂稱薦人欲使見進用是互相明  
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爲言。鄭以采苓采苓  
者皆言我采此苓於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  
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於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  
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興天下之事亦有似之  
而實非者君何得聞人之讒而輒信之乎下六句唯  
以苟爲且餘同。傳苓大至無徵。正義曰苓大苦  
釋草文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苓者取草而  
已故爲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內故爲幽僻細事喻小  
行謂小小之事幽僻喻無徵謂言無徵驗幽隱辟側  
非顯見之處故以喻小人言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  
君嘖近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於小人所以致讒言  
也箋易之首鄭答張逸云篇義云采苦采苦首陽之  
好聽讒當似是非而苦故易之。采苦采苦首陽之  
下。傳苦苦菜也。疏傳苦苦菜。正義曰此茶也陸  
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相法

爾雅所謂董茶如飴內則云滯豚包苦用苦菜是也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傳無與勿用也人之爲言胡得焉采

葑采葑首陽之東。傳葑菜名也。容反。人之爲言苟

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從一作繼

書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回

采卷三章章八回

亦無發舍發舍發舍亦無然入之為言詰辭焉

謹采謹言賜之東謹菜各也密又謹采入之為言

舍發昔亦無然無與也入之為言詰辭焉

六書釋心言用音華出山入之為言皆亦無與舍發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詩註疏卷第六

毛詩註疏卷第六

六之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陸曰秦者隴西谷名也在雍

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嬴其末孫

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于秦

襄公討西戎於周周室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

為諸侯春秋時稱秦伯崔云秦

在虞夏商為諸侯至周為附庸

秦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正

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秦今俱在隴西

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餘其

鼠為鼯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為名既有鳥鼠之山又  
 別有同穴之山禹貢王肅註云鳥鼠同穴皆山名是  
 也。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  
 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正義  
 曰鄭語公翳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  
 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地理志又云秦之先曰  
 伯益助禹治水為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秦  
 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  
 鳥墮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  
 華女華生太費太費與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  
 鳥獸多馴服是為伯翳舜賜姓嬴氏是治水賜姓之  
 事也如本紀之言則益又名太費太費之父名大業  
 列女傳曰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  
 陶之子伯益也然則皋陶大業一人也且秦是伯益  
 之後而中侯苗興云皋陶之苗為秦秦出伯益明是  
 皋陶之子也先言伯翳然後上本皋陶者以舜賜伯  
 翳為嬴姓不賜皋陶秦為嬴姓始自伯翳故以伯翳  
 為首也虞書稱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

說帝曰俞益汝作朕虞是舜命作虞官也。歷夏商興  
 衰亦世有人焉。正義曰本紀又云太費生子二人  
 一曰太廉實鳥公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  
 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  
 歸商為湯御以敗桀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大戊  
 使為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  
 佐殷國故嬴姓名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滿在西  
 戎保西豎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子周孝王使  
 其末  
 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是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  
 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  
 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正義  
 曰本紀又云惡來有子曰女妨女妨生旁皋旁皋生  
 大凡大凡生大維大維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  
 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  
 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維適嗣申侯之  
 女為大維之妻生子成王適於秦王曰昔伯翳為  
 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  
 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

詩疏



廢申侯之女子為大維適者是孝王使養馬封之事也言將以非子為大維之嗣則從中滿以來世保西垂常有國土非子分其國地別為附庸也本紀直云伯翳為舜主畜不云能知禽獸之言地理志稱孝王云昔伯益知禽獸是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蔡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蔡雍云伯翳綜聲於語烏葛盧辯音於鳴牛是伯翳知禽獸之言也○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翳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是仲為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滅大丘大維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王制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周禮男國百里則附庸又無百里矣邾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蔑而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鄭語云桓公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與對曰國大而德考近與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言秦

仲國大將興是其土地廣寬雖未得爵命而大於邾莒詩者緣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公之後國大而錄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并錄之耳案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計桓公問史伯之時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後遂為大國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之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諡可稱春秋附庸君例稱名褒之則書字秦仲又作宣王大夫史策之文正當書字故稱字體國以美之也○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正義曰本紀稱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又云大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避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為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諡之也○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

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  
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至岐以東獻之周  
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河  
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案  
西都八百里之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戎襄公已引終南為  
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戎襄公已引終南為  
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即如本紀之  
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  
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  
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  
紀之言不可信也其封域東至也山在荆岐終南  
惇物之野○正義曰地謂靡地境界廣被之意於禹  
貢無也山鄭據時山之名案秦境所及而言之禹貢  
雍州云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此山皆屬雍州秦居  
其傍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以秦居隴  
西東拓土境上已鄭既云近鳥鼠之山不須復言其西故  
直言東至而已鄭既云變風作而後言此者以襄公  
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故復說其得地之由

境界所在○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正義曰案  
本紀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  
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為襄公玄孫也本  
紀又言秦仲自中滴已後世保西垂至大維生非子  
非子別居於大丘厲王時西戎滅大維之族秦仲之  
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維之地為西垂大夫文  
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冬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  
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  
邑之寧公二年徙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  
云大立今槐里縣也平陽今郿縣平陽亭是也雍今  
扶風雍縣也如本紀之言則大維之族世居西垂非  
子封為附庸別居槐里及莊公伐戎并得大維之  
即就大維舊居西垂也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墟在汧  
渭之間即槐里是也寧公徙平陽至德公乃徙雍鄭  
蜀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居雍故特言之傳  
十二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元年左傳  
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居  
雍也本或作穆公徙雍者誤耳何則穆公者德公之

子於襄公為玄孫之子非玄孫也又中候凱期註秦  
 本在隴西襄公玄孫德公始徙雍是鄭依本紀以為  
 德公徙雍非穆公也本紀又云德公立二年卒子宣  
 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任好立三  
 十九年卒子瑩代立是為康公此其君次也其詩則  
 車鄰美秦仲為秦仲詩也駟鐵小戎兼葭終南序皆  
 云襄公是襄公詩也黃鳥刺穆公是穆公詩也晨風  
 渭陽權輿序皆云康公是康公詩也無衣在其中明  
 亦康公詩矣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襄二十  
 九年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云  
 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  
 之事其孫襄公列為秦伯故有兼葭蒼蒼之歌終南  
 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為秦仲之詩與序正  
 日夏聲如服之意以駟鐵小戎為秦仲之詩與序正  
 違其言非也言夏聲者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  
 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  
 故謂之夏聲耳不由什  
 諸夏追錄故稱夏也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鄰本亦作隣又作隣人  
 父始大絕句或連下句非  
 好焉○正義曰作車鄰詩者美秦仲也秦仲之國  
 始大又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故美之也言秦

仲始大者秦自非子以來世為附庸其國仍小至  
 今秦仲而國上大矣由國始大而得有此車馬禮  
 樂故言始大以冠之有車馬者首章上二句是也  
 侍御者下二句是也一章卒章言鼓瑟鼓簧並論  
 樂事用樂必有禮足禮樂也經先寺人後鼓瑟序  
 先禮樂後侍御者經以車馬行於道路國人最先  
 見之故先言車馬欲見秦仲先令寺人故次言寺  
 人既見秦仲始見其禮樂故後言鼓瑟二章傳曰  
 又見其禮樂是從外而入以次見之序以車馬附  
 於身經又在先故先陳之禮樂又重於侍御故先  
 禮樂而後侍御此三者皆是以駟鐵序云始命謂始命  
 焉必知斷始大為句者以駟鐵序云始命謂始命

一不好焉下有夏聲秦仲周  
 宣王大夫也

為諸侯也。即知此。於大謂國土始大也。若連下為文。即車馬禮樂多少。有度不得言大有也。王肅云。秦為附庸。世處西戎。秦仲降德為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鄭語云。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且大其將。與乎韋昭。引詩序曰。秦仲始大。是為先儒。始大為句。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

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顛也。顛。

都田反。的。丁歷反。顛。桑黨反。未見君子。寺人之會。傳。寺人。內小臣也。

也。云。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寺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字。寺人。奄韓詩作伶。云。使。初有車馬侍御之好。言秦仲有車伶。傳直專反。初有車馬侍御之好。言秦仲有車。

衆多其聲。鄰鄰。狀有馬衆多。其中有白顛之馬。車馬既多。又有侍御之臣。未見君子。秦仲之時。若欲見之。

必先有寺人。令請之。使寺人傳告秦仲。然後人得見之。鄰鄰。至的顛。正義曰。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為衆車之聲。車既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衆多也。釋畜云。馬的顛。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顛。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寺人。內小臣。正義曰。大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內小臣。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諸侯之官。有內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印。是內小臣之官也。內小臣之官。與。寺人。自別矣。若然。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與。寺人。之官。相近。彼言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臣者。毛鄭異。人言非一。樂正。以天子諸侯之官。內小臣與。寺人。皆別。明傳意。不以寺人為內小臣之官也。

巷伯所以知即是內小臣者以寺人作詩而篇名巷伯明巷伯非寺人序言巷伯奄官則巷伯與寺人之官同掌內事相近明矣巷者宮中道名也伯者長也主宮巷之官最長者唯內小臣耳故知巷伯即是內小臣之官也。○欲見至此臣。○正義曰附庸雖未爵命自若其國猶若諸侯故言欲見國君使寺人傳告之舉寺人以美秦仲者明仲又始有此臣也案夏官小臣掌王之命大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命寺人主內今不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侯之官有小臣亦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人傳命者天子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共掌之也禧五年左傳說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昭十年傳說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熾炭干位則諸侯寺人傳達君命是禮之常也。○阪有漆隰有栗。○傳興也。阪者曰阪下濕口隰。○云。與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阪。

音反又扶板反彼彼寄反又普羅反又被皮反。○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傳又見

其禮樂焉。○云既見既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

閒暇燕飲相安樂也。○開音閑樂音洛下文並同。○今者不樂逝者

其羞。○傳羞老也八十曰羞。○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

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

也。○蓋田結反一音天節反朝。○阪有至其羞。○正

木隰中有栗木各符其宜以興秦仲之朝上有賢君

下有賢臣上下各得其宜既見此君子秦仲其君臣

願仕焉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仕而自樂若更之他

國者其徒自使老言將後於寵祿無有得樂之時美

秦仲之賢故人皆欲願仕也。○傳阪者至曰隰。○止

義曰釋地云下濕曰濕李巡曰下濕謂土地窳下常  
沮洳名為濕也又云陂者曰阪下者曰濕李巡曰陂  
者謂高峯山陂下者謂下濕之地濕也○既見  
至安樂○正義曰由其君明臣賢政清事簡故皆並  
坐而觀鼓瑟作樂必飲酒故云燕飲相安樂檀弓稱  
工尹商陽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  
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樂  
或士亦與焉故作者羨之而願仕也○傳蓋老也八  
十曰蓋○正義曰蓋老釋言文孫炎曰蓋者色如生  
織易離卦云大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曰蓋九年左傳  
曰伯舅蓋老服虔云七十曰蓋此言八十致事仕者慮已  
有七十八上無正文也以仕者七十致事仕者慮已  
之蓋欲得早致事故以為八十也○今者至寵祿  
○正義曰作者羨其閒暇欲得自樂故知樂者謂仕  
焉逝訓為往故知逝者謂去仕他國今得明君之朝  
不仕而去是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謂年歲晚矣  
不仕而進仕也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  
寵祿之後也

今者不樂逝者其亡傳亡喪棄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駉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始

命命為諸侯也秦始附庸也○駉田結反又吐結  
句園音又沈又○駉三章章四句至樂焉○正  
尤菊反樂音洛○駉義曰作駉駉詩者美襄公也秦  
自非子以來世為附庸未得王命今襄公始受王  
命為諸侯有遊田狩獵之事園囿之樂焉故美之  
也諸侯之君乃得順時游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  
附庸未成諸侯其禮則闕故今襄公始命為諸侯  
乃得有此田狩之事故云始命也田狩之事三章  
皆是也言園囿之樂者還是田狩之事於園於囿  
皆有此樂故云園囿之樂焉獵則就於園中上二  
章園中事也調習則在園中下章園中事也有蕃

曰園有稿曰園園大同蕃牆異耳園者域養禽  
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靈臺云王在  
靈園鄭駁異義引之云三靈辟雍在郊明矣孟子  
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園焉方四十里是  
在郊也園者種菜殖果之處因在其內調習車馬  
言遊於北園蓋近在國北也官載師云以場圃任  
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西之地然則  
始命之為諸侯謂平王之世又解言始命之意秦  
始為附庸謂并子至於襄公莊公常為附庸今始  
得命故言始也本或秦始附庸也

**駟**馬馱孔阜六轡在手傳馱驪阜大也傳云四馬六轡六

轡在手言馬之良也驪力知反公之媚子從公于  
**狩**傳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傳云媚於上下

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  
眉冀駟馱至于狩。正義曰言襄公乘一乘馱  
反色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  
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公乘此良馬與  
賢人共獵公之臣有能媚於上下之子從公而往田  
狩公又能親賢如是故國人美之。傳馱驪阜大。  
正義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為黑色  
職者言其色黑如驪故為驪也說馬之壯大而云孔  
阜故知阜為大也。傳四馬至之良。正義曰每馬  
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  
轡納之於缺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聘禮云賓覲總乘  
馬註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皆在手  
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  
故為御之良也。此言六轡在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  
故為馬之良也。傳能以至曰狩。正義曰媚訓愛  
也能使君愛臣今上媚下又使臣愛君今下媚上能  
以已道愛於上下故箋申之云謂使君臣上下和合

言此一人之身能使他人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上媚下，知此亦不是。已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下，從公于符。明是大賢之人，能和他，使人使之相愛，非徒已身能愛人而已。文王四友，予曰有疏附，能使疏者親附。是其和合他人，則其為賢也。謂之媚子者，王肅云：卿大夫稱子，冬獵，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傳：時是辰時也。冬

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云：奉是時牡者，謂

虞人也。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麋亡。公曰左

之舍拔則獲。傳：拔，矢末也。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

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舍音捨，拔蒲末

活反。善射，奉時至則獲。正義曰：言襄公田獵之時，射音社。○阮奉時至則獲。正義曰：言襄公田獵之時，

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得其獸。言公之善射，辰不時也。是辰為時也。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所異者，彼言獸物，此言羣獸耳。彼註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故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及狐狸也。然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特牡。○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以致禽，然則田獵，是虞人所掌，必是虞人驅禽，故知奉是時牡，謂虞人也。案獸人所獻之獸，以供膳，傳引獸人所獻，以證虞人奉之者，以下句言舍拔則獲，此是獵時之事，故知是虞人奉之也。獸人獻時節之獸，以供膳，故虞人亦驅時節之獸，以待射。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文以解時。牡耳。○傳：拔，矢末。正義曰：言舍拔則獲，是拔矢得獸，故以拔為矢末。正義曰：言舍拔則獲，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得不以從左驅禽，謂之佐車。

詩疏卷之三



者彼驅逆之車依周禮田僕所設非君所乘此公曰  
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射  
之也此是君所乘田車非彼驅逆之車也逐禽由左  
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故言  
公曰傳以拔為矢末不辨為拔之處故申之云拔括  
也家語孔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鏃而礪  
之其入之不益深乎是謂矢末為括也既  
言公曰則是公自舍之故云公善射也  
**四馬既閑**傳閑習也云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

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  
種章  
輶車鸞

**鑣載儉歇驕**傳輶輕也儉歇驕田犬也長象曰儉短

一蒙曰歇驕云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  
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

遊於北園時所為也鑣彼驕反儉力驗反說文音力  
劍反歇本又作揭許謁反說文音火過反驕本又作  
僑同許喬反輕遣政反又如字下同象况廢反驅位  
遇反或立于反乘繩游于至歇驕正義曰此則  
證反搏音博舊音付倒本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  
事言公遊于北園之時四種之馬既已閑習之矣於  
是之時調試輕車置鸞於鑣以試之既調和矣又始  
試習儉與歇驕之犬皆曉達搏噬之事遊于北園已  
試調習故今狩於園中多所獲得也閑習正義曰  
義曰釋詁云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鴛馬天子馬  
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鴛馬天子馬  
六種諸侯四種鄭以隆殺差之諸侯之馬無種戎也  
此說獵事止應調習田馬而已而云四種之馬皆調  
之者以其田獵所以教戰諸馬皆須調習故作者因  
田馬調和廣言四種皆君也輶輕至歇驕皆因  
義曰輶輕釋言文此說獵事故知儉與歇驕皆田犬  
非守大也故辨之長象儉短象歇驕釋畜文李巡曰

分別犬象長短之名。輕車至所為。正義曰夏  
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註云驅禽使前趨獲逆御  
還之使不出圍然則田僕掌田而設驅逆之車故知  
輕車即驅逆之車也。若君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宜  
以輪輕為名且下句說大明是車驅之而大獲之故  
知是驅逆之車非君車也。冬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  
崇六尺有六寸。注云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  
於鑣異於乘車謂異於彼王金象也。夏官大馭及王  
藻經解之注皆云驚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驚也。此  
云驚鑣則驚在於鑣故異於乘車也。驚和在軾又戴  
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驚在衡和在軾又大戴  
禮保傳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  
軾曰和在鑣曰驚。箋不易之異義。戴禮戴毛氏二說  
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商頌烈  
祖箋云驚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商頌  
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釋訓云暴虎徒  
博也則搏者殺獸之名哀十二年左傳曰國狗之齒  
無不噬也則噬謂齧也。此小大初成始解搏噬故云

始成之也。章首云遊于北園。知此遊北園時習也。

### 駟驥三章音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

人閱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敘內外之志。所以

美君政教之功。小戎王云駕兩馬者矜居澄

小戎三章章十句至君子。正義曰作小戎詩者

美襄公也。襄公能備具其兵甲以征討西方之戎  
於是之時西戎方漸強盛而襄公征伐不休。國人  
應苦其勞。婦人應多怨曠。襄公能說以使之國人

忘其軍旅之苦反矜夸其車甲之盛婦人無怨曠  
之志則能閔念其君子皆襄公使之得所故序外  
內之情以美之三章皆上六句是矜其車甲下四  
句是閔其君子。○矜夸大。○正義曰僖九年公  
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矜者  
何猶曰莫若我也班固云矜夸宮室是矜為夸大  
之義也

**小戎** 伐收五檠梁輈傳小戎兵車也伐淺收軫也五五

束也檠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

錄傳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伐錢淺反收如

孫革歷錄也曲轅上束也輈陟留反軫游環游環

之忍反歷錄一本作歷錄向古侯反游環游環

也續續鞞也傳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  
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揜軌

在軾前垂軸上蓋續白金飾續鞞之環驅驅本亦作

音胤蓋音沃舊音惡續義如字徐辭屢反鞞居居觀

反本又作靳沈云舊本皆作靳靳者言無常處遊在

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

義亦兩通揜於檢反處昌慮反著直文茵暢鞞駕我

**騏驎** 文茵虎皮也暢鞞長鞞也騏驎文也左足白

曰騏驎傳云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茵音因文茵以

詩流六之三

十三

蔡後列

也揚勅亮反較音谷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也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王有五德在其板屋亂我

心曲傳西戎板屋

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用閱其君子

人夸兵車之善云我襄公羣臣卑小之戎車既淺短

其軫矣又五節束縛歷錄此梁軻使有文章矣貫駢

馬之外轡則有洪環以止驂馬之外出入陰板之前

又有皮鞞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文

章之茵蓐其車又是長較之戎車又駕我之騏馬與

鼻馬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何有不克者乎又言

婦人閱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

如王無有瑕惡之處也今乃遠在其西戎板屋之中

然我思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曲之事也

戎至歷錄。正義曰兵車兵戎之車大小應同而

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先啓

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中之云

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言羣臣在元戎之後故也

後淺釋言文收軻者相傳為然無正訓也軻者車之

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爲此軻者所以收斂所載

故名收馬軻者較也言五檠梁軻五檠是較上之節

故以五爲五束言以皮革五處束之檠歷錄者謂所

束之處因以爲文

草歷錄然歷錄蓋文章之貌也

梁軻上曲句衡者軻也

軻與轡七寸又并此軻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

軻與轡七寸又并此軻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

軻與轡七寸又并此軻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

軻與轡七寸又并此軻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

軻與轡七寸又并此軻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

軻與轡七寸又并此軻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

軻與轡七寸又并此軻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

言淺軫長較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為淺為長也  
 考工記云兵車之輪崇六尺六寸有六寸者漆內而中  
 出之為較長三尺二寸鄭司農云椁者度兩漆之內四  
 寸是為較長三尺二寸較長三尺二寸也考工記又  
 相距之尺寸是兵車之較長三尺二寸較長三尺二寸  
 說車人為車柯長三尺較長半柯是大車之較長尺  
 半也兵車之較比之為長故謂之長較考工記又云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分車廣去一以  
 為隘注云兵車當與之內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  
 寸也車人云大車北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大  
 車平地載任之車北服長八尺謂較也則大車之用  
 內前軫至後軾其深八尺兵車之軾比之為淺故謂  
 之淺軾也人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  
 淺言之各之曰隧隧者深也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  
 玄謂讀如遂宇之隧隧者是軾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軾  
 也。謂讀如遂宇之隧隧者是軾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軾  
 在背止故謂之鞞鞞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為環

所東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定本作鞞  
 裝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軾當服馬之  
 脅也陰揜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  
 入也陰揜此軌故云揜軌也此車衡之長為六尺六寸止  
 以陰揜此軌故云揜軌也此車衡之長為六尺六寸止  
 之今驂馬之引何則此車衡之長為六尺六寸止  
 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為二轡以引車故云  
 所引也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轡以行明驂馬云  
 之射不與服馬齊也襄十四年左傳稱公差頸者  
 獻公射兩駒而還服度云駒車軻也兩駒又馬頸者  
 是一衡之御佳有服馬二頸也衰二年左傳稱公差  
 恤說已之御云兩駒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駒  
 皆絕是橫執之前別有驂馬二轡也蓋言蓋白金者  
 之銀其美者謂之鐔然則白金以沃灌鞞環非訓蓋為  
 蓋非白金之各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鞞環非訓蓋為  
 白金也金銀銅鐵總名為金此說兵車之飾或是白  
 銅鐵未必皆白銀也游移前卻無定處也齊驅當服  
 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齊驅當服

秩安  
知也  
也秩

小戎三章章十句

馬鬣也陰蔭也橫則車前所以蔭蓋也鞞所引車也蓋沃也治白金以沃鞞也鞞所引車也游環至之環正義曰此經所陳皆為鞞馬設之故箋申明毛禦出止入之意言所以禁止鞞馬也鞞在軌前橫木映軌故知垂鞞上謂陰板垂鞞上也鞞蓋續則是作環相接故云白金飾鞞之環也鞞言茵至曰鞞正義曰茵者車上之褥用皮為之言文茵則皮有文采故知虎皮也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是也暢訓為長故為長鞞言長於大車之鞞也色之青黑者為鞞馬名為鞞知其色作鞞文釋畜云馬後左足白驥然則左足白驥後云後右足白曰驥右足白曰驥然則左足白者請後左足也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驥郭璞曰馬膝上皆白為惟驥後左脚白者直名驥意亦同也○言我至五德○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聘義云君子此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鎮密而栗知也廉而不覈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孚尹旁達信也即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有五德也沈文又云印之其聲清越以長

其終誠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氣如白如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凡十德唯言五德者以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之常故舉五常之德言之耳○西戎板屋正義曰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故秦詩云在其板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亂我心曲則是君子伐戎其妻在家思之故知夜○牡孔阜屋謂西戎板屋念想君子伐得而居之也○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傳黃馬黑豕曰駟○云赤身黑鬣曰駟中中服也駟兩駟也○駟音留駟又作驪力輶龍盾之合蓋以釁車傳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輶駟內轡也○云蓋以釁輶輶之釁以白金為飾也輶繫於軾前○釁音允反徐又音允釁古穴反輶音納內也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無在敵邑也，方何為期。胡然我

念之。云方今以何時為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

望之也。云我君之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

馬既肥大，而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驥馬是其中，

謂為中服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驥馬是其中，

所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

以蔽車也。其駟馬內轡之末，蓋金以爲轡，軸之於載，

前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代戎，豈有不克者乎。又云婦

人閱其君子，我念君子，其體性溫然，其在敵人之

邑，方欲以何時為還期乎。何為了然不來，而使我念

之也。黃馬黑豕曰駟。正義曰：釋畜云：馬黑豕

駟，不言身黃，傳以為黃馬者，蓋相傳為然。故郭璞云：

爾雅有駟，黃白駟，駟馬白腹曰駟，則駟是色名說者

以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為駟馬。故為赤身，

今人猶謂此為駟馬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駟，

在外，兩馬謂之駟。駟云：中中駟，駟也。春秋特鄭

有公子駟，字子駟，是有駟乃成駟也。龍盾至內

轡，此說車馬之事，盾則載於車上，故云合而載之，

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為車蔽也。言蓋以轡，納謂白金

飾皮為轡，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

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今之

隨逐人意，駟馬欲入，則偏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

知納者，納駟內轡，繫於軾前。伐，四孔，羣，公，矛，蓋，蒙

伐有苑

傳：伐，駟，四介馬也。孔，甚也。羣，三隅矛也。蒙，蒙

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云：伐，淺也。謂以薄

金為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厖也。討，雖



也。畫維羽之文於伐，故曰雁伐。○ 倭駟韓詩云駟馬

求尋徒對反，舊徒猥反，一音敦。說文云：予或下，銅尊

伐如字，本或作職，音同中干也。介音界，甲也。鐔，紅寸

又，又子，遜反。札，則。虎，**韋**，**鏤**，**膺**，**交**，**韋**，**二**，**弓**，**竹**，**閉**，**緹**，**膝**，**約**。

也。閉，繼，緹，繩，膝，約也。○ 云：鏤，膺，有刻金飾也。○ 韋，勅

同本亦作暢，鏤，魯豆反。膺，於登反。閉，悲位反。鄭注：周

禮云：弓，檠，曰，韋，弛，則，縛，於，弓，裏，薰，損，傷，也。以，竹，為，之

韋，音，悲，位，反。徐，邊，惠，反。一，音，必，結。言，念，君，子，載，寢，載

反，緹，古，本，反。膝，直，登，反。繼，息，列，反。與，獸，獸，良，人，秩，秩，德，音，傳，獸，獸，安，靜，也，秩，秩，有，知，也。

○ 云：此，既，閱，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於，獸

四，馬，其，調，和，矣。三，隅，之，公，亦，以，白，金，為，其，尊，矣。繪，畫

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

皮，之，韜，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木，用，之，特，備，其，折，衷

交，韋，二，弓，於，韋，之，中，以，竹，為，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

約，之，然，則，兵，甲，矛，盾，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

者，乎，又，言，婦，人，閱，其，君，子，云：我，念，我，之，君，子，則，有，寢

秩，然，有，哲，知，其，德，音，遠，聞，如，此，善，人，今，乃，又，使，軍，役

故，閱，念，之。○ 倭，駟，至，文，貌。○ 正義，曰：倭，訓，為，淺，駟，

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為，駟，馬，之，甲，故，知，淺，駟，四

介，馬，也。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

之，是，戰，馬，皆，被，甲，也。孔，甚，釋，言，文，公，矛，三，隅，矛，刃，有

於者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故以蒙為討羽謂畫雜  
鳥之羽以為盾飾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  
待軍事注云五盾十櫓之屬其言未盡聞也言辨其  
等則盾有大小櫓十年左傳說狄虎彌達大車之輪  
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伐  
皆盾之別名也。蒙為雜色知苑是文貌。○淺淺至  
飛伐。正義曰箋中明淺駟為四介馬之意以馬無  
深淺之量而謂之淺駟正謂以淺薄之金為甲之札  
金厚則重知其薄也。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  
能其羣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為羣  
也。左傳及苑亡言狐裘蒙茸皆履蒙同音周禮用牲  
用玉言履者皆謂雜色故轉蒙為履明履是雜羽畫  
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履伐。傳以蒙為計箋轉討為履  
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傳虎虎至勝約。正義曰  
下句云交鞞二弓則虎鞞是盛弓之物故知虎是虎  
皮鞞為弓室也。第子職曰執箕膺揭則膺是膺也。樓  
膺謂膺上有樓明是也。以金飾帶故知膺是馬帶也。樓  
之婁膺也。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注云

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膺  
異也。交二弓於鞞中謂顛倒安置之。既夕記說明器  
之弓云有鞞注云鞞弓繫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  
傷也。以竹為之引詩云竹閉緹。然則竹閉一名鞞  
也。言閉緹者說文云緹繫也。謂置弓鞞裏以繩緹之  
因名鞞為緹考工記弓人注云緹弓鞞也。角長則送  
矢不疾若見緹於鞞矣。是緹為繫名也。所緹之事即  
緹。是也。故云緹繩。繩約謂以繩約弓。然後內之鞞  
中也。○淺淺至勝約。正義曰釋器說治器之  
名云金謂之淺。故知淺膺有刻金飾。○正義曰釋器說治器之  
樊纓九就同姓以封則其車尊矣。此謂兵車之飾得  
有金飾膺者周禮玉路金路者以金玉飾車故以金  
玉為名不由膺以金玉飾也。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  
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革路樊纓以條絲飾  
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為飾也。此兵車馬帶用力尤  
多故用金為膺飾取其堅牢金者銅鐵皆是不必要  
黃金也。且詩言金路皆云鈎膺不作淺膺知此淺膺  
非金路也。○厭厭至有知。正義曰釋訓云厭厭

詩云厭厭

曾昭

石詩註疏卷第四

四之二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傳興也兼葭葭蘆也蒼蒼盛也白

露疑矣為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箋云

兼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疑矣為霜則

成而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

教之則服音兼音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傳伊維也一方

難至矣箋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

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繫於溯洄從

之道阻且長傳逆流而上曰溯洄逆禮則莫能以至

也箋云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路溯洄

音回上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傳順流而涉曰溯游

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箋云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

近耳易得見也宛紆阮反本亦疏兼葭至中央

草蒼蒼然雖盛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矣為霜然後

堅實中用歲事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衆而未順德

教必待周禮以教之然後興從上命國乃得興今襄

公未能用周禮其國未得興也由未能用周禮故未

得入服也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既大

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既大

禮樂禮樂之傍有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既大

以治國則無從得人道終不可至若順流溯游而往從

之則宛然在於水之中言順禮治國則得人之道

自來迎已正近在禮樂之內然則非禮必不得人之道

人必能固國君何以不求用周禮乎鄭以為兼葭





一本故作而下有也

出其右也。云右者言其迂迴也。音于。迂。右。出。其。曰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正義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是難至也。箋云若右言其迂迴出長左亦迂。迴言右取其與涘。涘為韻。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終南二章章六句至勸之。正義曰美之者美

以功德受顯服戒勸之者戒令脩德無倦勸其務立功業也既見受得顯服恐其惰於為政故戒之而美之戒勸之者章首二句是也美之者下四句是也常武美宣王有常德因以為戒彼先美後戒

此先戒後美者常武美宣王因以為戒此主戒襄公因戒言其美主意不同故序異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傳興也終南周之南山中南也條

槲梅傳也宜以戒不宜也。云問何有者意以為名

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興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

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條本又作條音同槲吐刀反

山榎也榎如鹽反沈云孫炎榎荆州曰榎揚州曰梅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榎君子至止錦

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云至止者

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賜之。直遙朝

反揚星顏如渥丹其君也哉。云渥厚漬也顏色如

條一作榎注同

衣



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反淳漬丹如字韓詩作陌音謹各反沛楮也  
 淳之純反又如字本亦作厚字清辭賜夕  
 哉，正義曰彼終南大山之上何所有乎乃有條有  
 梅之木以興彼盛德人君之身何所有乎乃有榮  
 顯之服然山以高大之故宜有茂木人君以盛德之  
 故宜有顯服若無盛德則不宜有矣君當務崇明德無  
 使不宜言其宜以戒其不宜也既戒令脩德又陳其  
 美以勸誘之君子襄公自王朝至止之時何所得乎  
 受得錦衣狐裘而來既受得顯服德亦稱之其顏色  
 容貌赫然如厚漬之丹其儀貌尊嚴如是其得人君  
 之度也哉。終南至不宜也。正義曰地理志稱  
 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為終南山其山高是  
 為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  
 險是此一名中南也釋木云檜山榎李巡曰山榎一  
 名檜也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山榎也郭璞曰檜  
 山榎也梅榘釋木云孫炎曰荆州曰梅楊州曰檜今  
 郭

耳皮似杏實非陸機疏云檜今山榎也亦如下田檜  
 木宜陽其北山多有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榘葉大  
 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榘葉大可  
 三四葉一藜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  
 材脆江南及新地也。庸蜀皆多樟榘終南山與上庸  
 新城通故亦有榘也。榘錦衣至之服。正義曰錦  
 者雜綵為文故云綵衣也。狐裘朝廷之服。謂狐白裘  
 也。白狐皮為裘其上加錦衣以爲褌其注云君衣狐  
 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爲褌其注云君衣  
 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褌也。袒而衣  
 曰褌必覆之者裘褌也。詩云衣錦之使可褌也。袒  
 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也  
 凡褌衣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  
 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也。故  
 皮弁服以白布為之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也。故  
 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  
 以無正文故言與為疑之辭也。玉藻又云錦衣狐

子流

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引玉節，為說以明為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若然，鄭於方記注云：在朝君臣同服。士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論語注云：素衣麕裘。衣諸侯視朝之服。聘禮云：公側授宰玉，裼降立。註引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朝，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覺之朝，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知視朝受聘服麕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  
**傳** 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  
**箋** 云：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

**傳** 紀如字，本亦作此。沈音起。

**傳** 至如堂。

○正義曰：案集注本，作紀。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為其基。謂山基也。釋立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崖以堂牆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是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據經文，有基有堂，便是二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堂，遂不復云基。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傳** 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音弗。黻，義曰：考工記：績人，文也。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佩玉將將，壽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考不忘。**  
**傳** 將，七羊反。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詩經卷之四

七

張春

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  
以從死。○行，戶郎反。下皆同。鍼，其廉。○黃鳥三章。  
○三良至從死。○正義曰：文六年左傳云：秦伯  
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  
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  
大夫氏也。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  
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  
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人以殉，葬當是後  
有為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穆公命從已  
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故箋辯之云：從死  
自殺，以從死。

交交黃鳥，止于棘。傳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

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云黃鳥止于棘，以求

安已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

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誰從

穆公子車奄息。傳子車氏奄息名。○云言誰從穆公

者，傷之。維此奄息，百夫之特。傳乃特百夫之德。○云

百夫之中，最雄俊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傳慄慄懼也。

○云穴，謂塚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

壙，皆為之悼慄。○喘之喘，反。慄，音栗。壙，音晃。反。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傳殲，盡良善也。○云言彼蒼者天，剋之。○殲，子廉反。

○蘇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云如此奄息之死，可以

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人之甚。又音樹。交交至其身。毛以為交交然來止於棘木之上，得其所以興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死乎？有子車氏名奄息者，從穆公死也。此奄息何等人哉？乃是百夫之中特立一雉俊者也。今從穆公而死，秦人悉哀傷之，臨其壙穴之上，皆惴惴然恐懼。而心悼慄，乃愬之於天，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今穆公盡殺我善人也，如使此人可以他人贖代之，我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愛惜良臣，寧一人百死代之。安則移去，以興臣仕於君，以永行道。道若不行，則移去言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今穆公以臣從死，失仕於君之本意。餘同。交交至其所。正義曰：黃鳥小鳥也，故以交交為小貌。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則此亦當然。故云往來得其所是。

交交為往來狀也。以此哀三良不得其所，故以鳥止得所喻人命終得所。黃鳥至本意。正義曰：箋以鳥之集木似臣之仕君，故易傳也。以鳥止木喻臣仕君，故言不得黃鳥止於棘之本意。正謂不得臣仕於君之本意也。言其若得鳥止之意，知有去留之道，則不當使之從死。傳子車氏奄息名。正義曰：左傳作子輿，與車字異義同。傳以奄息為名，仲行亦為名。箋云：仲行為字者，以伯仲叔季為字之常，故知仲行是字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此乃特百夫之德。正義曰：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傳惴惴懼。正義曰：釋訓文交黃鳥止于桑，謹從穆公子車仲行。云仲行字也。維此仲行，百夫之防。傳防比也。云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防徐云毛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蒼者

音方鄭音房

云

云

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  
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禦魚呂禦當也  
反注同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  
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一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鴝彼晨風鬱彼北林○鴝疾飛貌晨風鷓也鬱積

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

之飛入北林○鴝說文作鴝尹攝

憂心欽欽○鴝疾飛貌字林于叔思望之心中欽欽然○言穆公始未

見賢者之時思望而憂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言

則忘之矣○言云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

女忘我之事實多○言疾至實多○正義曰鴝然而

疾而入之以興疾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

彼穆公穆公由能招賢之故故賢者疾往而歸之本

穆公招賢人之時如何乎穆公未見君子之時思望

乃棄其賢臣故以穆公之意責之云汝康公如何乎

忘我之功業實大多也○言疾至北林○正義曰晨

鴝者鳥飛之狀故為疾貌晨風鷓釋鳥文舍人曰晨

鴝者鳥飛之狀故為疾貌晨風鷓釋鳥文舍人曰晨

鴝者鳥飛之狀故為疾貌晨風鷓釋鳥文舍人曰晨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取用兵而不與

民同欲焉反。好呼報反。下注同。攻古弄。益無衣三。又如下注同。歟。冀反。章。章五。

句至欲焉。正義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

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葛生刺。好攻戰序云。刺獻公。此亦刺好戰。故國人多喪。指刺。

而云。刺用兵者。葛生以此君好戰。故國人多喪。指刺。獻公。然後追本其事。此指刺用兵。序順經意。故云。

刺用兵也。不與民同欲。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戰者。下三句。是也。經序倒者。經刺君。不與民同欲。與民。

同怨。故先言不與民同欲。而後言好攻戰。序本其怨之。所由。由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故民怨。各自為次。所以倒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傳興也。袍。櫛也。上與百姓同欲。則

百姓樂致其死。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

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古。顯反。本亦作。

爾。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傳。戈長六尺六寸。

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

箋。云。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

則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音。仇。

長直亮反。又。豈曰至同仇。毛以為古之朋友。相

如字。下同。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冀欲與子

同袍。朋友同欲。故朋友成其恩好。以興明君能

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至於王家。於是興師

之時。百姓皆自相謂。脩我戈矛。與子同仇。為仇。匹。而往

征之。由上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從征伐。今康公不





澤傳澤潤澤也。箋云。禪。褻衣。近污垢。作。澤如字。說文。

烏又。汗。穢。之。汗。垢。之。近。汚。音。反。疏澤潤澤。澤。正。義。曰。衣。

潤。於。物。故。言。與。子。同。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澤。也。箋。

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為。禪。說。文。云。禪。袴。

類。故。論。語。注。云。褻。衣。袍。禪。也。袍。王。于。興。師。脩。我。矛。戟。

與。子。偕。作。傳作。起。也。箋云。戟。車。戟。常。也。疏戟。車。戟。常。也。

我。甲。兵。與。子。偕。行。傳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

姬之難未及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大。

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

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陽驪本又作驪。同力馳。詩。渭陽二章。章四句。至是。

反。難。乃。旦。反。太。音。泰。詩。正。義。曰。作。渭。陽。詩。

者。言。康。公。念。母。也。康。公。思。其。母。自。作。此。詩。秦。康。公。

之。母。是。晉。獻。公。之。女。文。公。者。獻。公。之。子。康。公。之。舅。

獻。公。雙。驪。姬。晉。文。公。欲。殺。之。文。公。遭。此。驪。姬。

之。難。奔。未。得。反。國。而。康。公。母。秦。姬。已。卒。及。穆。公。納。

文。公。為。晉。君。於。是。康。公。為。太。子。贈。送。文。公。至。於。渭。

水。之。陽。思。念。母。之。不。見。舅。歸。也。康。公。見。其。舅。氏。如。

似。母。之。存。焉。於。是。特。思。慕。深。極。及。其。即。位。為。君。

思。不。送。舅。時。事。而。作。是。渭。陽。之。詩。述。已。送。舅。念。母。

故念陳公異見公父國姬以在為之稱二母姬  
序母贈時故舅舅反者皆秦信之難晉公姊牛  
主為送亦書舅如或外以國十請也侯子也重  
言念舅卒傳母康於國夫五年至信使曰信耳  
念母氏之追矣通存公夫事婦人而後二四年  
母而事念送舅舅為反施也名行以國此姬四  
作悠悠我思念母也詩因送舅氏而皆

送舅氏曰至渭陽 母之昆弟曰舅 云渭水名也

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

雍於用反際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贈送也乘黃

四馬也 乘繩證 親文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

補。渭水至之地。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

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於渭陽故云蓋東行送

舅氏於咸陽之地地理志云右扶風我送舅氏悠悠

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瓊瑰石而次玉 思息

古曰 瓊瑰至次玉。正義曰瓊者玉之美名非  
反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侯故知瓊  
是美石次玉成十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洹或與

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懼不敢言後三年而  
言言之至莫而卒服虔云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  
畏而不言然則瓊瑰是贈死之玉康公以贈舅者玉  
之所用無生死之異喪禮飯舍用玉聲伯惡見食之  
故惡之耳

###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

也。權輿音餘。權輿二章章五句至無終。正義曰作權輿詩者刺康公也。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饋與賢者交接有始而無終初時殷勤後則疏薄故刺之。經二章皆言禮待賢者有始無終之事。

我乎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

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也。夏胡雅反。屋如字。今也每食無餘箋云此言君

今遇我薄其食我纔足耳于嗟乎不承權輿傳承繼

也。權輿始也。疏於我至權輿。正義曰此還賢人之

人乎重設饌食禮物大具其意勤勤然於我甚厚也

至於今日也禮意疏薄設饌校少使我每食纔足無

復盈餘也于嗟乎此君之行不能承繼其始以其行

無終始故于嗟嘆之。夏大。正義曰釋詁文。勤

勤言夏屋渠渠王肅云勤也案崔駰七駢說宮室之

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勤也案崔駰七駢說宮室之

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君食則受之

刺有始無終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

終時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

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若先君為立  
大屋今君每食無餘則康公本自無始何責其無終  
也且爾雅屋具正訓以此故知謂禮物大具。○  
繼也。○  
釋詁文始於我乎每食四簋傳四簋黍稷稻粱。○  
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曰。○  
曰人爲簋其實一畝豆實三而。○  
四升爲豆然則簋是瓦器容二升也。○  
可亦以木爲之也。○  
簋亦以木爲之也。○  
六簋又云宰夫受公梁公設之宰夫膳稻于梁西注  
云膳猶進也進也。○  
器也。○  
稻梁者以詩言。○  
一物不應以黍。○  
反二物分爲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

有梁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  
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簋此言  
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公食大  
夫黍稷六簋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於禮  
也。○  
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毛詩註疏卷第七

毛詩國風

漢鄭氏

唐孔穎達疏

陳宛丘詁訓傳第十二

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故妻以元女其子滿乃封於陳以備三恪其地必犧之墟在

古豫州之界宛丘之側

陳譜陳者大皞處戲氏之墟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大皞又號處戲故連言

之處戲即伏羲字異音義同也帝舜之胄有虞闕

後封其子焉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



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大姬無子  
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正義  
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焉滿于陳是為胡公妻以元  
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  
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扮羽之下是有大姬  
歌舞之遺風也志又云婦人尊貴好祭明為無子禱  
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為無子禱求故言無  
子若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柱預曰  
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  
巫覡也楚語云在文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  
書唯言好巫。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  
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曰  
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臯羊立卒  
申公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為五世也世家又云  
寧公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為五世也世家又云  
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  
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扮云子仲之二  
婆娑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是東門之扮云子仲之二

詩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  
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  
平公薨立卒子文公圍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  
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  
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  
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  
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杵臼為利  
公利公者桓公之子也利公立五月卒而立中弟林是為  
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為宣公四十五年卒子  
款立是為穆公十六年卒子君次也棠春秋桓五年春  
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次也棠春秋桓五年春  
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  
文公殺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以是佗自殺免非蔡人  
為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五父而佗立之經云  
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佗立之經云  
人殺陳佗傳言蔡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佗立之經云  
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  
公即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

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於蔡人蔡人殺佗之因  
傳會為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  
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  
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  
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其詩宛立東門之粉序云幽  
公為幽公詩矣衡門云誘僖公東門之地東門之揚  
從上明之亦僖公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  
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為宣公詩也株林  
澤陂序云靈公為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  
也知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宛丘怨阮

中宛丘郭云疏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謂廢其政  
事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聲樂不倦游戲放蕩無復  
節度也游蕩自是翩翩戲樂非獨淫於婦人但好聲

色俱是荒廢故以淫荒總之毛以此序所言是幽  
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為此惡化之  
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即是幽  
公之惡經序相符也首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法  
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是無度  
無度者謂無復時節度量賓之初筵序云飲酒無度  
與此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傳子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

央下曰宛丘云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為湯

他即反舊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傳洵信也傳云此君

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倣倣洵音荀

子之至望兮毛以為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  
宛丘之上兮此人信有淫荒之情兮其威儀無可

其音荀









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為。言穀旦至婆娑。正義曰。候良辰美景而歌舞淫泆。見朝日善明無陰雲風雨。則曰可以相澤而行樂矣。彼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中。最上處。可以從之也。男既如是。彼原氏之。不復績麻於市也。與男子聚會。婆娑而舞。是其可疾之甚。春秋莊二十七年。大夫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案。春。秋。莊。二。十。七。年。大。夫。季。友。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是。也。且。明。至。上。處。如。陳。葬。原。仲。是。陳。有。大。故。為。明。也。釋。詁。云。于。日。於。也。故。于。得。為。曰。差。釋。早。朝。文。佚。游。戲。樂。不。宜。風。昏。故。見。朝。日。善。明。乃。云。相。擇。刺。其。以。美。景。廢。業。故。舉。之。也。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故。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為。上。處。穀。旦。于。逝。越。以。駿。上。處。者。言。是。一。國。最。上。之。處。也。越。於。駿。總。也。朝。旦。善。明。萬。逝。往。駿。數。邁。行。也。云。越。於。駿。總。也。朝。旦。善。明。曰。往。矣。謂。之。所。會。處。也。於。是。以。總。行。欲。男。女。合。行。

昌慮反。視爾如菽。賧我握椒。菽。苕也。椒。芬香也。云。男子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苕。苕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本淫亂之所由。音。苕。和。饒。反。郭。云。荆。葵。也。苕。音。毗。芳。耳。反。苕。之。音。苕。芳。九。反。說。音。悅。遺。唯。季。反。好。呼。報。反。苕。朝。旦。善。明。曰。可。以。往。之。所。會。之。處。矣。女。人。即。棄。其。事。業。假。有。績。者。於。是。以。麻。總。而。行。至。於。會。所。要。見。男。子。男。子。乃。陳。往。日。相。好。之。事。語。女。人。云。我。往。者。語。汝。云。我。視。女。之。顏。色。之。美。如。菽。之。華。然。見。我。說。女。則。遺。我。以。一。握。之。椒。棄。其。事。業。作。如。此。淫。荒。故。疾。之。也。鄭。唯。以。纓。為。總。言。於。是。男。女。總。集。合。行。為。此。淫。亂。餘。同。文。謂。麻。纒。每。數。一。升。而。越。於。繩。紀。之。故。駿。為。數。王。肅。云。駿。數。績。麻。纒。每。數。一。升。而。越。於。繩。紀。之。故。駿。為。數。王。肅。寺。虎。三。二。

王肅

於釋詁文商頌稱駿假無言為總集之意則此亦當  
然故以處為總謂男女總集而合行也上章于差謂  
男來擇女此言于逝謂女往從男故云曰往矣謂之  
所會之處謂女適與男期會之處也○傳曰菀菀  
椒香○正義曰菀菀似葵葵紫名謝氏云小菀一名  
少葉葉又翹起陸機疏云菀菀一名荆葵似蕪菁華  
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也定  
本云椒芳物○男女至所由○正義曰言相說者  
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椒交相說愛  
故言相也知此二句皆是男辭者言我視爾顏色之  
美如苕菜之華若是女辭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  
思其往日相愛今復會為淫亂詩  
人言此者本其淫亂化之所由耳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

也○誘進也掖扶持也○衡門如字衡橫也沈云  
願謹也掖○衡門三章章四句至其君○正義曰  
音同亦○作衡門詩者誘僖公也以僖公愿而  
而無自立之志故行人作是衡門之詩以誘導扶  
持其君誘使自強行道令與國致理也經三章皆  
誘之辭○誘進也掖扶持也○正義曰誘進釋詁  
文云掖臂也僖二十五年左傳云二禮從國子巡  
城持以赴外殺之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此言  
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扶之故以掖為  
本扶持也定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棲遲

遊息也○云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

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泌之洋

洋洋可以樂飢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

道忘飢受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

者見之可飲以樂飢以喻人君慤願原任用賢臣則政

教成亦猶是也音泌悲位反洋音羊樂本又作療毛

詩本有作療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從

療下作療案說文云療治也療或療字也則毛止作

樂鄭本作療下註疏衡門之至樂飢也毛以棲遲遊息以

放此憇若角反疏衡門之至樂飢也毛以棲遲遊息以

與維地狹小國之中猶可以興治致政然賢者不以

漁門之淺陋則不遊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不以

小則不與治致政君何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泉水涓流

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泉水涓流

不己乃至廣大况人君寧不進德精小成大樂道忘

飢乎此是誘掖之辭鄭以下二句言泌水之流廣

大洋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樂飢以興有大德賢者人

君可任之以成德敏誘若以任賢臣餘同傳衡門

至遊息正義曰考工記王人註云衡古文橫假借

字也然則衡橫義同故知衡門橫木為門之深者

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為之言其淺也釋詁云棲遲

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傳泌泉至忘飢

正義曰邶國有忘彼泉水知泌為泉水王肅云洋洋

則亦小察故言飢以爲韻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

其取妻必齊之姜○云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

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

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至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

○魴音房取音娶下文同音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

之子○云宋子姓○齊姜姓宋子姓○正義曰齊

周語作四岳賜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

子也○孔安國云停水曰池○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子○正

義曰此實刺君而云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

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一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

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云於

池中柔麻使可以緝績作衣服興者喻賢女能柔順君

子成其德教○泗水為豆反緝七立反○彼美淑姬可與

晤歌○晤遇也○云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

與對歌相切化也○淑音叔本亦作○東門至晤歌

門之外有池水此水可以漚柔麻使可緝績以作

衣服以興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脩

收以成德教既已思得賢文又述彼之賢女言彼美  
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偶而歌也。以君淫昏故思得  
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其切化使君為善。○  
池城外諸詩言東門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在  
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在  
荒氏以泲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  
凌鳥未反然則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  
使之柔韌也。○  
則傳以晤為遇亦為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  
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鄭同。○  
正人君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  
戒人君君子得此賢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  
以為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  
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  
姬姜為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  
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為婦人美稱也。○  
東門

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字又作苧

漚紵。○正義曰陸機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容  
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  
今官園種之歲再割割便生刺之以鐵若竹挾之表  
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漚紵今南越行  
布皆用。○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此麻。○  
言道也。○管古顏反茅。○  
箋云人割白華於野已漚之名之為管然則管者已  
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陸機疏云管似茅而滑  
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  
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

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至

反下註同。○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至



一本女上有為期也時  
四字色下有而

失時者夫秋冬之時鄭以為失仲春之時言親迎  
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矣故學不至者以  
刺當時之淫亂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昏姻  
之禮不成是男女之意相違耳非謂男亦違女也  
經二章皆上二句言昏姻失時  
下二句言親迎而女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興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

不逮秋冬傳云楊以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

失仲春之月傳桑子昏以為期明星煌煌傳期而不

至也傳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

至大星煌煌然傳東門至煌煌也毛以為作者

葉長大興晚於傳正時故言東門之楊其葉已牂牂然

月已至於春夏矣時節已晚不復及其秋冬之時又  
復淫風大行女留他色不從男子親迎者用昏時以  
為期今女不肯時行至於明星煌煌然而夜已極深  
而竟不至禮當及時配合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  
失時男女相違如是故舉以刺時也鄭以夫時謂  
在仲春之後為異其義則同傳牂牂然至秋冬正  
義曰此刺昏姻失時而舉楊葉為喻則是以楊葉初  
生喻正時楊葉已盛喻過時毛以秋冬為昏之正時  
故云男女失時不逮秋也秋冬為昏無正文也鄭  
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當在冰泮之  
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  
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  
為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  
故亦以為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之  
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  
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  
春頌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  
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



義至自立。正義曰：不義之大莫大於弑君也。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是陳佗弑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陳佗所殺太子免而謂之弑君者，以免為太子，其父卒免當代父為君，陳佗殺之而取國，故以弑君之前先有此惡師也。經云：夫也。不良國人之知之，而巳誰肯然矣。欲令佗誅退惡師，則弑君之，後惡師仍在何則？詩者民之歌，誅退惡師則弑君之，民怨刺陳佗未立為君，則身為公子，爵止大夫，則惡師非民所恨，今作詩刺之，明是自立之後也。戒之令去惡師，明是惡師未去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

**傳**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

間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箋**云：興者，喻

陳佗由不觀賢師良傳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

所宜反又如字，又曰：梳鄭註尚書云：斯析也。斯，後離也。孫炎云：斯析之離，讀者如字，析星

反又作睹。魯**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傳**夫，傳相也。**箋**云

良，善也。陳佗之師傳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

也。**亮**反。相息**知而不巳**，誰肯然矣。**傳**昔，久也。**箋**云：巳，猶

去也。誰肯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

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難**乃旦反。**疏**墓門，至然矣。

墓道之門，幽間由希觀人，行之跡，故有此棘。此棘既

由希觀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惡既成，必得明師，乃

可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必至誅絕。故

詩疏二二

十五

長

又戒之云汝之師傅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  
不遷去之乎欲其退惡傳就良師也。傳墓門至折  
之。正義曰春官墓大夫職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  
所恩慕之處然則塋或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門  
墓道之門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折之離是斯為  
析義也。興者至之罪。正義曰筭以傳釋經文  
不解興意故述興意以申傳也。弒君之賊於法當誅  
其身絕其祀故云陷於誅絕之罪。傳天傳相。正  
義曰序云無良師傳故知夫也不良正謂師傳不良  
也郊特牲云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云夫之言丈  
夫也夫或為傳言或為傳者正謂此訓夫為傳也師  
傳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傳相。傳昔久。正義曰傳  
稱古曰在昔昔是久遠之事故為久也。傳已猶至  
常然。正義曰誰昔昔也釋訓文郭璞曰誰發語辭  
與傳昔久同也今定本為誰昔昔墓門有梅有鴉萃止  
昔也合爾雅俗為誰疑辭也。傳云梅之樹善惡

**梅** 梅 梅也 鴉 惡聲之鳥也 萃 集也 **墓**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

自有徒以鴉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性因惡矣以喻

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傅惡而陳佗從之而惡

反萃徂醉反抽得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傳** 訊告也

云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之告 又作

告也韓詩訊諫也訊予不顧真倒思予 **箋** 云子我也

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言至於破滅顛倒之急乃思

我之言言其晚也 **疏** 墓門至思予。正義曰言墓道

本未必惡徒有鴉鳥來集於其上而鳴此鴉聲惡自耳

亦從而惡矣以興陳佗之身有此體性此性善惡自  
然本未必惡正由有惡師來教之此師既惡陳佗亦  
從而惡也佗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汝之師

詩疏

傳也。不善故我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汝，汝得我言而不顧念之。至於顛倒之急，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  
**傳**：梅。至至萃信。正義曰：梅，柗釋木，文鴉惡聲之鳥。一名鵙，與梟一名鴟。暗印云：為梟為鴟，是也。俗說以為鴉，即土梟非也。陸機疏云：鴉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詭所賦。鴉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隴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鴉冬夏尚施之，以其美故也。  
**傳**：訊告也。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歌告之，有口告之，權故辭之云。歌謂作此詩使工歌之，以告若是謂之告。

###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防，防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防，防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鵲巢二章章四句至懼焉。正義曰：憂讒賊者，謂作者憂讒人謂為讒以賊害於人也。經二章皆上

二句言宣公致讒之由。下二句言已憂讒之事。

**防有鵲巢，印有旨苕。**  
**防**：防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防，防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云防之有鵲巢，印之有美苕，處勢自然。興者，喻宣公

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苕，徒彫反。誰，併予美心。

**馬忉忉，傳併張誑也。**  
**傳**：併，張誑也。文眾讒人，誰

併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

公也。併，音陟，留反。說文云：有壅蔽也。予美，韓詩作

防有至忉忉。正義曰：言防邑之中有鵲鳥之巢，印

立之上，有美苕之草，處勢自然，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

印立地，美故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

下人作言

公既信此讒言君子懼已得罪告語衆讒人輩汝等  
是誰誑欺我所美之人宣公乎而使我心切切然而  
憂之。傳防邑有樹木則鵲不應巢焉故知防是邑  
人也。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印爲丘風稱旌丘有葛  
也。風稱阿立有蟲是美草多生於高丘也。苕之華傳  
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濕此則  
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機疏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  
之翅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  
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傳傳張誰。正義曰釋  
訓文郭璞曰幻惑欺誑人者。誰誰至宣公。正  
義曰言誰誰予美者是就衆讒人之內告問是誰爲  
之故云誰誰讒人也。臣之事君欲君美好。中唐有覽  
不欲使讒人誑之故謂君爲所美之人。

**邛有旨鷓**

**傳**

中中庭也。唐堂塗也。鷓，瓠也。鷓，綬草。

也。鷓，薄歷反。鷓，五歷反。令音零。字書。疏傳中中至  
也。作。瓠適都歷反。字書作。鷓，綬音受。

謂之唐堂途謂之陳李巡曰唐廟中路名孫炎引  
詩云中唐有覽堂途堂下至門之徑也然則唐之與  
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故云唐堂塗也釋宮又  
云瓠，瓠謂之覽李巡曰瓠，瓠一名覽郭璞曰瓠，瓠也  
今江東呼爲瓠鷓綬釋草文郭璞曰小草有雜色  
似綬也陸機疏云鷓五誰備予美心焉惕惕傳惕惕  
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好呼報

音悅澤。月出三章章四句至色焉。正義曰人  
復好德故經之所陳唯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  
者以見作詩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經三章皆言

猶切切也。

在位好  
色之事

月出皎兮傳興也皎月光也箋云興者喻婦人有美色

之白哲傳皎古了反本又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傳僚

好貌舒遲也窈窕舒之姿也方佼字又作姣古卯反

之間凡好謂之皎僚本亦作療同音了窈烏了反

又于表反糾其趨反又其小反一音其了反說文音

已小反又勞心悄兮傳悄憂也箋云思而不見則憂

居酉反皎然而白兮以興婦人白哲其色亦皎然

而白兮非徒面色白哲又見佼好之人其形貌僚然

而不好兮行止舒遲姿容又窈窕然而憂悶兮在位如是故

陳其事以刺之皎月光正義曰大車云有如此

言色美身復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

緩言舒時窈窕兮故知窈窕是舒遲之姿容月出

皓兮佼人憺兮舒憂受兮勞心慍兮月出照兮佼人

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皓胡老反憺本又作憺

妖也憺於久反舒貌慘七老反憂也燎力

召反又力弔反夫於表反慘七感反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箋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

詩卷之七

南夫字御叔。株林陵朱反株林夏氏邑也。夏  
株林二章章四句至息焉。正義曰作株林詩者  
刺靈公也。以靈公淫於夏氏之母。姬姓之女。疾驅  
其車馬馳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嚮夕而至。不見  
其休息之特。故刺之也。經二章皆言靈公往淫夏  
姬朝夕不息之事。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  
是朝至也。夏姬至御叔。正義曰宣九年左  
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以汝對曰亦以  
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廡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  
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  
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  
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傳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

云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

爲淫泆之行。行。下孟反。匪適株林從夏南。云匪非

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自

之他耳。觥拒之辭。禮。反。觥都。株胡爲至夏南。正義曰

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人責之云君何爲於彼株林

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所責

我別有適之也。株林至微舒之君如此淫泆故刺之。定

本無兮字。株林至微舒之君如此淫泆故刺之。定

林從夏南故知株林是夏氏之邑在國外夏姬在

邑故適邑而從夏姬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

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

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也。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

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



前。匪非至之辭。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答。採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為長。大夫乘駒。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正義曰此又責君數往株邑言君何為駕我君之一乘之馬嚮夕而說舍於株林之野何故得乘我君之一乘之駒早朝而食於株林之邑乎言公朝夕往來淫泆不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大夫乘駒。正義曰皇皇者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質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之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以為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

感傷焉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

謂涕泗滂沱。陂彼皮反思息嗣反父音甫涕他

普光反沱徒弟反自目曰涕泗音四自鼻曰泗滂

何反下文同。曰作澤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與

孔寧儀行父等君臣並淫於其國之內共通夏姬

國入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為此淫泆毛以為男女

相悅為此無禮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特

世之淫亂感傷女人之無禮也男女相悅者章首

上二句是也感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

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本其男女相悅之

由山化效君上故言之耳於經無所當也經先感

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好

為一作也

因傷女而為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感傷憂思為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為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共相悅愛別離則憂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憂思者次二句是也感傷者下二句是也毛於傷如之何下傳曰傷無禮則是君子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禮寤寐無禮也傷如之何既傷有美一人之無禮寤寐無為二句又在其下是為憂思感傷時世之淫亂也此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有美一人又承蒲荷之下則蒲荷二物共喻一女上二句皆是男悅女之辭也經文止舉其男悅女明女亦悅男不然則不得共為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三章大意皆同首章言荷指芙蕖之莖卒章言菡萏指芙蕖之華二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者蘭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泯泆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耳鄭以為首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

六二作好

是其男女相悅也次二句言離別之後不能相見念之而為憂思也既憂不能相見故下二句感傷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容體二章言蓮喻女之言信卒章言菡萏以喻女之色美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箋云

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

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二

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符荷音何障章亮反天音

反本亦作渠莖幸耕反佼古卯反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傳傷無禮也

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寤寐

無為涕泗滂沱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箋云寤覺也

詩注疏卷之二十一

音教。覺。而。彼。澤。至。滂。沱。毛。以。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極。美。好。以。興。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體。之。柔。弱。荷。之。為。葉。蒲。然。顏。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見。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如。是。不。能。自。防。以。禮。不。以。禮。可。傷。乎。知。可。如。之。何。既。不。可。奈。何。乃。憂。思。時。世。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為。念。此。風。俗。傷。敗。目。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鄭。以。為。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甚。柔。滑。荷。之。莖。極。佼。好。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女。云。汝。之。形。容。佼。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寢。之。中。更。無。所。為。念。此。美。女。涕。泗。滂。沱。然。淫。風。如。此。故。舉。以。刺。時。也。○。陂。澤。障。荷。芙。蕖。○。正。義。曰。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也。陂。內。有。此。二。物。故。舉。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上。也。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若。其。葉。蓮。其。本。密。其。華。蕊。

當。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意。李。巡。曰。皆。分。別。蓮。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意。中。心。也。郭。璞。曰。菡。萏。莖。下。白。藕。任。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機。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為。蕙。味。甚。苦。故。里。語。云。蓮。青。皮。裏。白。子。傳。正。解。荷。為。芙。蕖。不。言。興。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容。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為。韻。○。蒲。柔。至。姓。生。○。正。義。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為。喻。亦。以。荷。為。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箋。以。序。云。男。女。相。說。則。經。中。當。有。相。悅。之。言。以。蒲。喻。所。悅。男。之。性。女。悅。男。言。男。之。心。性。和。柔。似。蒲。也。荷。以。喻。所。悅。女。之。容。體。男。悅。女。言。女。之。形。體。佼。大。如。荷。也。正。以。陂。中。一。物。與。者。淫。風。由。

釋名

卷

荷



詩經卷第七 七之一

詩經卷第七 七之一

又州考之... 舊本... 又... 舊本... 又... 舊本...

毛詩疏卷第七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居秦洧之國也其封域在古豫州外方之北策波之南

并焉王云周武王封之於

濟洛河頽之間為檜字

檜譜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

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

命曰祝融為高辛氏之火正也若楚語稱顛頭命南

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同地以屬民則黎為火

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同地以屬民則黎為火

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  
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  
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馬遷謬也尚書鄭志卷  
商云火當為北則黎為北正也韋昭亦以火當為北  
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也天  
之官據陰陽之位對南正為文則為北正也黎一人  
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也。檜國在禹貢  
豫州外方之北。檜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正義曰禹  
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地外方在鄭之  
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檜地外方在鄭之  
水溢出所為澤也。今塞為澤地。檜民猶謂其處為  
檜澤。在汴縣東。檜澤。檜沙。一澤名也。檜澤。近  
檜國。遠在河南杜預。檜城在檜陽。密縣東北。是  
在。檜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  
間。正義曰鄭語云黎其後入姓唯姓檜者處焉。  
苦也。董姓。檜夷。檜龍。也。彭姓。彭。檜。也。曹姓。檜。也。對姓。無。後。

唯姓檜者處焉。其地焉。以姓。同。出。祝。融。皆。不。處。其  
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  
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  
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  
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昭  
服。虔。昔。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入。姓。乃。是  
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入。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  
興。故。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為。重。黎。似。是。官  
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  
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  
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  
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故。具。言。出。其。後。處。其。地。之。事  
。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絮。衣。服。大  
夫。夫。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鄭。語。史。伯  
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號。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  
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特。險。則。仲。是

寺九之三

二

四

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  
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今匪風思  
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  
夷厲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為周  
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類相類或在  
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左傳  
魯為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  
國之歌不復議論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  
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其國比鄰於號○正  
義曰地理志河南滎陽縣應劭云故號國也然則號  
在滎陽檜在密縣北是其國比鄰於號也地理志河  
南有成皋縣故虎牢也一日制隱元年左傳曰制巖  
邑也號叔死焉然則號國當在成皋而又以滎陽為  
號國者傳言號叔特制與滎陽相近在號之境內故  
待之耳不言其都在制也譜於諸國皆不言比鄰此  
獨言比鄰於號者以鄭滅號檜而處之先譜檜而接  
說鄭故特著此句為史伯之言張本也此與檜鄰者

東號檜自別於西號杜預云西號在弘農陝縣  
東南東號今滎陽其東號鄭武公滅之西號則晉獻  
公滅之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

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

也○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

去○好呼報反下註同治直○羔裘三章章四句

吏反下註同玦古穴反○至是詩○正義曰  
作羔裘詩者言大夫以道去其君也謂檜之大夫  
見君有不可之行乃盡忠以諫諫而不從即待放  
於郊得玦乃去此是以道去君也由檜既小而  
迫於大國君不能用入君之道以理其國家而徒  
好脩絜其衣服逍遙遊戲而燕樂而不能用心自  
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故諫之而不能從故

詩經卷之三

三

去之臣之將去待放於郊當待放之時思君之惡  
而作是羔裘之詩言已去君之意也序言以道去  
其君既已棄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尚思  
去君必是諫而不從詩之所陳即諫君之意首章  
二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翱翔道遙卒章上  
二句言其裘色之美是其好絮遊宴不强政治也  
三章下二句皆言思君失道為之憂悼是以道去  
君之事也以詩為去君而作故序先言以道去君  
也。○以道至乃去。○正義曰言以道去君則大  
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我侵曹曹  
羈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  
乎曹羈我將侵曹曹羈諫曰我衆而無義請君勿  
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  
為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下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  
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為舊  
君傳曰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為近

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  
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宣二年  
梁傳稱趙盾諫靈公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盾諫  
之出至郊而舍明大夫待放於郊也得玦乃去  
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  
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  
范甯穀梁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  
之言以為說則君與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  
也曲禮云大夫去國踰境為壇位嚮國而哭三月  
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  
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玦之  
後行此禮而後去非待放時也首章言狐裘以朝  
謂視路門外之朝也二章云狐裘在堂謂在路寢  
之堂也視朝之服即服之於路寢不更易服玉藻  
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聽政  
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今擯君變易  
衣服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故首章言好絮之  
二章言在堂上二章唯言變易常禮未言好絮之

詩疏

四

從



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羔裘既美則狐裘亦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云

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服也先言燕後言

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篇注亦同蜡仕詐反

祭名也見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傳國無政令使我心

勞箋云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

忉然音刀音刀疏羔裘至忉忉正義曰言擯君好絮衣

之好鮮絮變易常服也好絮如是大夫諫而不聽待

放於郊思君之惡言我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君

之惡如是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也道遊燕之事輕

視朝聽政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能自

強於政治唯好逍遙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諸

侯至政治。正義曰玉藻云諸侯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

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

玄冠朝服緇帶素鞞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

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

玄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

藻亦云羔裘緇衣以楊之是羔裘楊用緇衣明其上

正服亦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楊衣之上

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楊衣之上

詩疏三之一

二

其大

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者蜡同月其事相次故  
 連言之耳如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  
 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  
 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  
 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蓄衣黃冠而祭息田夫  
 也註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  
 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  
 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楊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  
 有黃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  
 又曰錦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  
 曰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楊之則禮又有狐青  
 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  
 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  
 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麕裘無狐白裘矣若擯君用狐  
 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絮而已序不應直云君好  
 絮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好  
 絮大夫士知非狐白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註  
 云功裘人功微麕謂狐青麕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

於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又用朝服以燕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  
 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  
 無文不過用玄用深衣而已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  
 服羔裘也事有大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也爾女  
 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也爾女  
 至切切然○正義曰序云以道去其君則此臣已棄  
 君去若其已得缺之後則於君臣義絕不應復思故  
 知此是三諫不從待放而去之時思君而心勞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傳堂公堂也云翱翔猶逍遙  
 也豈不爾思我心憂傷師云躋彼公堂謂飲酒於學

詩經卷之二

六

堯富

故傳以公堂為學校此云公堂與彼異也何則此刺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皆是政治之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謂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傳日出有曜然後見其如膏。○膏古報反。羊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

**悼**  
傳悼動也。云悼猶哀傷也。疏羔裘至是悼。○正

然日出有光照曜之時觀其裘色如脂膏也君既好絮如是大夫諫而不用將欲去之乃言豈不於爾思手我誠思之思君之惡如是中心於是悼傷之。○傳

悼動。○正義曰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為動也與箋哀傷同。

###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傳喪禮子為父父卒為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友。為于偽。疏素冠三

句。○傳喪禮至能行。○正義曰喪服子為父斬三年父卒為母齊衰三年此言不能三年不言齊斬之異故兩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妻為夫妾為君皆三年此箋獨言父母者以詩人所責當責其尊親至極而不能從禮耳故知王為父母父母尚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禮三年之喪十月而練則此練冠是十三月而練服也二章傳曰素冠故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衣是上二章同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鞞案喪服斬衰有衰裳經帶而已不言其鞞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縗緣要經繩纓角瑱鹿裘亦不言有鞞則喪服始終皆無鞞矣禮大祥祭服朝服縗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鞞從裳色素鞞是大祥祭服之鞞

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  
者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嚮末而思之有不到  
大祥者故上二章思既練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  
章思祥祭之人事之次也鄭以首章思見既祥之  
後素縞之冠下二章思見祥祭之服素冠於禫以  
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  
後卻思  
祥時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

也樂樂瘠貌也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

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說幸一

見素冠急於哀戚之人形貌樂樂然腴瘠也端樂力

情昔反縞古老反此婢後反解佳勞心博博兮傳傳

正義曰

○毛以為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亦有練後即除  
者故君子言已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素冠兮用清  
於哀感之人其形貌樂樂然腴瘠者兮今無此人可  
見使我勤勞其心博博然而憂之兮鄭以素冠為  
既祥素紕之冠思見既祥之人其文義則同○傳庶  
幸至瘠貌○正義曰庶幸釋言文傳以刺不行喪禮  
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  
冠則是本不為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後  
則三年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今作者思見素冠  
則知此素冠者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  
此冠練在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實是祥前  
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禮至替而練至祥乃除練  
後常服此冠故為練冠也棘急也釋言文彼棘作戒  
音義同身服喪服情急哀感者其人必腴故以樂樂  
為腴瘠之貌定本毛無腴字○喪禮至腴瘠○正  
義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為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

白絹未有以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  
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  
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之喪纔行其半禮  
不見練冠便是暮即釋服三年之喪纔行其半禮  
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為既  
祥之冠王藻曰編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註云紕緣邊  
也既祥祭而服之也是喪禮既祥而編冠素紕也  
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編其冠用編以素為紕故謂之  
素冠也時人皆解惰舒緩發於喪禮故作者觀幸見  
此素冠哀感之人形貌腴瘠王肅亦以素冠為大祥  
之冠孫毓以箋說為長。傳庶見素衣兮。傳素冠故  
博博憂勞。正義曰釋訓文庶見素衣兮。傳素冠故  
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朝服緇衣  
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我心傷悲兮聊與  
子同歸兮。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聊猶且

也且與子同歸汝之其家觀其居處。疏。庶見至歸兮  
者言已幸得見既練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  
悲兮若得見之願與子同歸於家兮言欲與其歸已  
家。鄭以為為幸得見且欲與子同歸於家兮言欲  
心傷悲兮若得見之且欲與子同歸於家兮言欲  
其身既能得禮則居處亦應有法故欲與歸彼家而  
觀其居處。傳素冠故素衣。正義曰以冠衣當上  
下相稱冠既練則衣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  
之後服此白布喪服。傳除成至素裳。正義曰箋  
亦以素非布故以易傳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  
冠喪服小記文彼註云成成人也編冠未絕吉是祥  
祭當服朝服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鞞  
從裳色故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為裳此言素衣者謂  
素裳也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摠衣謂摠  
裳緝也是裳得稱衣衣故取衣為韻喪服小記唯據  
侯若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傳願見至  
同歸。正義曰傳訓聊為願同歸謂同歸已家然則

詩卷之三

下章言與子如一欲與之為行如一亦與鄭異。  
聊猶至居處。正義曰箋以庶見其人則是欲觀彼  
為同歸彼人之家觀其居處庶見素鞞兮。  
朝服素鞞者鞞從裳色。音畢。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  
一兮。  
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接琴而絃衍衍  
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  
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接琴而絃切切而哀作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  
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  
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

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  
反下同援音袁下同循苦旦反。  
樂音洛夫三音符其行下孟反。  
望見祥祭之素鞞兮今無可見使我心憂愁如蘊結  
兮若有此人我則願與子行如一兮愛其人欲同其  
行也。鄭唯下一句言且與子共處如一兮欲與之  
聚居而觀其所行餘同。傳子夏至所勉。正義曰  
傳以此篇既終總三章之義舉此二人之行者言三  
年之喪是聖人中制使賢與不肖共為此行時不能  
三年故制之肖以也。不肖所以謂愚人也。擅弓云子  
夏既除喪而先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  
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彼說子  
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並為此行二者必有一  
是非。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  
是非。聊與至其行。正義曰箋以作詩之人莫

詩疏

非賢者不須羨彼有禮願與如一故以為且欲與之居處如一觀其行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恣者也。恣謂狡狴淫戲不以禮也。萋楚丈羊反。

草云一名羊腸一名羊挑恣姿刺反狡。古卯反狴古快反本亦作擗古外反。章四句至恣者。正義曰作隰有萋楚詩者主疾恣也擗國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極其情意而不為君人之度故思樂見無情恣者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經三章皆是思其無情恣之事。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興也。萋楚鉞弋也。猗儺柔順也。

云。鉞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奇。

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興者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

情恣。猗於可反儺乃可反鉞音遙長張。天之沃沃

樂子之無知。傳天少也。沃沃壯佼也。箋云。知匹也。疾

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

於驕反沃烏毒反樂音。隰有至無知。正義曰此

各註下皆同妃音配。無情恣之人言隰中有萋楚之草始生正直及其長

大其猗儺然枝條柔弱不妄尋蔓草木以興人於少

小之時能正直端慤雖長大亦不妄淫恣情慾故我

今日於人天天然少壯沃沃壯佼之時樂得今是子

之無配匹之意若少小無配匹之意則長大不恣其

情慾疾君淫恣故思此人。傳萋楚鉞弋。正義曰

釋草文舍人曰萋楚一名鉞弋本草云鉞弋名羊挑

郭璞曰今羊挑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

亦似桃陸機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技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及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銚也近下情慾。正義曰妄者謂非理相如蔓在傍之草木是爲妄也不妄者謂不尋蔓之也言銚弋從小至長不妄尋蔓草木少而端慾則長大無情慾者此謂十五六之時也已有所知性頗可識無情慾者則猶端正謹慾則雖至長大亦無情慾知此少而端慾非初生時者幼小之時則凡人皆無情慾論語云人之生也直註云始生之時則性皆正直謂初生幼小之時悉皆直人性皆同無可羨樂以此故知年少者謂十五六時也。○傳天少沃沃佼以正義曰挑之天謂挑之少則知此天謂人之少故云天少也言其少壯而佼好也。○傳知匹至之意。正義曰知匹釋詁文下云無。○**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云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無家至之道。正義曰桓十八年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男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共爲室家故謂夫婦。○**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匪風詩者言思周道也以其擗國既小政教又亂君子之人憂其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若使周道明盛必無喪亡之憂故思之上二章言周道之滅念之而但傷下章思得賢人輔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



驅非有道之車。驅起竭反疾也。顧瞻周道中心怛

兮。傳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傳云周道周之政

令也。迴首曰顧。傳但兮都達。傳匪風至怛兮。正義

為之變俗為之改言今日之風非有道之風發發兮

大暴疾今日之車非有道之車偈偈然大輕漂由周

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道在於前世既已往過今

迴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怛然而傷之兮

此風車失常非獨指國但檜人傷之而作此詩耳。

傳發發至之車。正義曰。蓼莪云。飄風發發。下云。匪

風。飄兮。知發發為飄風。偈偈輕舉之貌。故為疾驅傷

周道之滅而云匪車。匪風。故知非有道之風。非有道

之車。車者人所乘駕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隨

時改易風乃天地之氣亦為無道變者。尚書洪範。咎

徵言政教之失能感動上天。十月之交。稱燁燁震電

為不善之徵。是世無道則風雷變易。傳怛傷至道

滅。周道已過。迴首顧之。故知於時下國之亂而周道

今。匪車。漂兮。傳迴風為飄。漂。無節度也。反。又。必。遙。

反。漂本又作。顧瞻周道中心弔兮。傳弔。傷也。疏風至

節度。正義曰。迴風為飄。釋天文李巡曰。迴風旋風

也。一曰。飄風。別二名。此章言風名。上章言發發。謂飄

風行疾。是一風也。上章言疾車。此言無節度車。誰能

之遲速。當有鸞和之節。由疾故無節。亦與上同。誰能

亨魚。既之。金鸞。傳。既。滌也。鸞。金屬。亨魚。煩則碎。治民

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傳云。誰能者。言人偶能

割亨者。金符南反。鸞音尋。又音岑。說文云。大。金也。一

詩。疏。二。一。

日鼎大上小下若甑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傳周道  
在乎西懷歸也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

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

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誰能至好音正

滅思得有人輔之言誰能亨魚者乎有能亨魚者我

則既滌而與之金鬻以興誰能西歸輔周治民者乎

有能輔周治民者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之好音恨

當時之人無輔周者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亨魚

類於治民故以亨魚為喻既者滌器之名既之意金鬻

言既亦歸與之而好音言歸亦備具之而互相曉

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既鼎稟人既甑是既滌皆洗

器之名故云既滌也釋器云甗謂之鬻鬻錢也孫炎

以具其是意器故連言耳亨魚治民安靜也誰能至

亨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註

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註云人偶相與為禮儀皆同

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

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周道至

懷歸。正義曰此詩謂思周道欲得有榮陽周都豐鎬

將歸於周解其言西之意於時檜在榮陽周都豐鎬

周在於西故言西也釋言云懷來也亦歸之義故

得為歸也。誰將至政令。正義曰上以亨魚為  
喻故知西歸者欲令人之輔周治民也若能仕周則  
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  
耳非謂彼不知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詩流五三

一四

集韻





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其詩蟬序云昭公  
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鳴鳩在其間亦共公  
詩也鄭於左方  
中皆以此而知

蟬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

小人將無所依焉○蟬上音淳下音由渠略也

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

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蟬為昭公詩也譜又云蟬

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

句至依焉○正義曰作蟬詩者刺奢也昭公之

國既小而迫魯於大國之間又無治國之法以自

保守好為奢侈而任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

無所依焉故君子憂而刺之也好奢而任小人者

三章上二句是也將無所依下二句是也三章皆

刺好奢文互相見首章言衣裳楚楚見其鮮明二

章言麻衣是諸侯夕時所服則首章是朝時所服及其

餘衣服也二章言衆多見其上下之服皆衆多也

首章言蟬之羽二章言之翼言有羽翼而已不

言其美卒章乃言其色美亦互以為興也

色美亦互以為興也

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

云興者喻昭公之

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

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

○楚楚如字說文作𦉳

本或作𦉳音同其居反略本或作𦉳音同沈云二字  
並不施蟲是也朝直遙反下皆同一讀下朝夕字張  
遙心之憂矣於我歸處○云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

乎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旦。難乃  
 曰言蜉蝣之蟲有此羽翼以興昭公君臣有此衣裳  
 楚楚也蜉蝣之小蟲朝生夕死不知己之性命死亡  
 不知國將迫脅死亡無日猶飾此衣裳以自修絜  
 君任小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之言我心緒為  
 之憂矣此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  
 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渠略舍人曰孫  
 炎曰夏小正云蜉蝣渠略也朝生而暮死郭璞曰似  
 蝸蟻身然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  
 猪好取之陸機疏云蜉蝣方士語也通謂之渠略似  
 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  
 雨時地中出今人澆炙取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  
 中蠅蠅隨陰雨時為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略  
 俗本作渠樓者誤也與者至渠略。正義曰以  
 序云任小人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

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也何則卒章麻衣  
 以蜉蝣朝生夕死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有君之衣  
 喻國將迫脅死亡無日知蜉蝣之翼采采衣服采  
 采衆多也采采衆多。正義曰以卷耳采莒言  
 衆多楚楚在衣裳之下是為衣裳之貌今采采亦為  
 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衣裳之貌也心之  
 憂矣於我歸息息止也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掘  
 閱容閱也如雪言鮮絜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  
 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  
 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掘求勿反閱音  
 憂矣於我歸說說音悅云說猶舍息也說音悅  
 協韻如字說音悅至歸



正義曰首章上二句言其遠君子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刺君近小人以君子宜用而被遠小人應疏而卻近故經先言遠君子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楨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楨

父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傳云是謂遠君子也何

可反又音荷殺都外反又都岸反揭音竭又其揭反也市朱反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傳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緼芾黹珩再命赤芾黹

珩三命赤芾黹珩大夫以土赤芾乘軒傳云之子是

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傳其音記下皆同芾音味反

逸反下在朝同緼音溫何烏本反赤音黃之傳彼候至

正義曰言共公疏遠君子曹之君子正為彼候迎賓客之人兮荷揭戈與楨在於道路之上言賢者之官

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又親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

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傳侯人之至侯人

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人迎賓客之來者被

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侯人亦應是

士此說賢者為侯人乃身荷戈殺謂作候人之徒屬

非候人之官長也天子侯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之徒屬

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一員

耳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

人注云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

引此詩云彼候人也鄭言選士卒為之即此詩明知此

亦名為候人也鄭言選士卒為之即此詩明知此



致于朝及歸送之於境以侯迎為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歸  
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侯人出諸轅轅是其所  
送之也官以侯迎為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歸  
則送之於境以侯迎為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歸  
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送迎賓客者於朝歸  
亦如之若侯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迎  
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關無禁掌訝以禮送  
迎詔贊進止侯人則荷戈兵防衛奸寇雖復同是送  
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戈殺須人擔揭故以荷為  
揭也考工記廬人云戈鈹六尺有六寸戈長有尺  
尺也說文云殺也殺字從戈故知殺為  
之意言賢者之官不過侯人也賢者所為侯人乃是  
侯人之士卒言官者以賢人宜為大官今在官任使  
唯為侯人故以官言之○傳彼彼至乘軒○正義曰  
桓二年左傳云衮冕黻廷則芾服是配冕之服易困卦  
九五困于赤芾知用享祀則芾服祭祀所用也

陳服皮弁素鞞玄端爵鞞則鞞之所用不施於祭  
其頸五寸有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  
芾之形制亦同於鞞但尊祭服異其禮別言之則祭服  
以其形制大謂之鞞二者不同也一命縵芾黹珩再  
謂之赤芾黹珩三命赤芾黹珩其名耳黹之言蔽也縵  
命赤芾黹珩三命赤芾黹珩其名耳黹之言蔽也縵  
爵弁服之鞞尊祭服異其名耳黹之言蔽也縵  
之周禮所謂鞞也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珩  
則曹為伯爵大夫用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  
又得乘軒故連言之定十二年左傳云齊侯斂諸大  
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衛太子謂渾良夫曰苟使公  
入國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也閔二年傳稱齊桓公  
遣衛夫人以魚軒大夫乘軒則諸侯亦乘軒故云  
大夫以上也曹數之赤芾遂言乘軒者僖十年左傳  
稱晉文公入曹數之赤芾遂言乘軒者僖十年左傳  
百人且曰獻狀杜預云軒大夫之車也言其無德

詩九

七

禮記

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時與此維  
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為共公近小人之狀維  
鵜在梁不濡其翼傳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

梁，可謂不濡其翼乎。傳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  
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傳音鳥，一音

火故。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傳云，不稱者，言德薄而服  
尊。傳稱天證。傳維鵜至其服。毛以為維鵜鳥在梁

朝人之在朝，可謂不亂其政乎。言必濡其翼以與  
終必亂國也。鄭上二句別義具箋。鵜，一名洿澤。郭朴

曰，今之鵜，鵞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  
為洿澤。陸機疏云，鵜水鳥，形如鵞而極大，喙長尺餘。

魚而廣口中，正赤額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  
共食之，故曰洿澤。以鵜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中

言不濡其翼，是怪其不濡。故知言維鵜在梁，不濡其  
非其常，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維鵜在梁，不濡其

味。傳味，喙也。反。又尺稅反。又陟角反。鳥口也。彼其  
之子，不遂其媾。傳媾，厚也。傳云，遂，猶久也。不久其厚，

言終將薄於君也。傳媾，古。媾者，以情必深厚，故媾  
為厚。蒼兮蔚兮，南山朝隴。傳蒼，蔚，雲興貌。南山，曹南  
山也。隴，升雲也。傳云，蒼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  
為大雨，以喻小人雖見在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婉

詩卷之三

蒼兮蔚兮

兮變兮季女斯飢傳婉少貌變好貌季人之少子也

女民之弱者傳云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

猶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疏義兮至斯飢傳正

小雲在南山而朝升不能興為大雨以興小人在上

位而見任不能成其德教此接勢為喻天者無大雨

則歲穀不熟婉兮而少變兮而好季子少女幼弱者

斯必飢矣以喻德教不成國無政令則其民將困病

矣刺君近小人而病下民也傳蒼蔚至升雲傳正

知蒼兮蔚兮皆是雲興之貌詩人上升也必是雲矣故

升雲也傳蒼蔚至德教傳正義曰以經唯言雲興

不言兩降故知蒼蔚雲興若傳正義曰小雲之興也傳婉

少至弱者傳正義曰以季女謂少女幼子故以婉為

小貌變為好貌齊南田亦云婉兮變兮而下句云總

角升兮升是幼推故傳以婉變並為少好貌野有蔓

草云清揚婉兮思以為妻則非復幼推故以婉為美

漸兮欲取以配王皆不得有男在其間故以季女為

季女此言斯飢當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

叔季則季處其少女比於男則男強女弱不堪久飢

故詩言少女其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傳

致飢之狀而上句取不兩為喻是此經輒言斯飢文無

候人四章章四句

鴉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尸本音

尸作傳是四國正是國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為人長

是四國正是國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為人長

是四國正是國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為人長

是四國正是國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為人長

則知此云在位無君子者正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心也。在位之人舉善以駁時惡首章其子七兮言生用子之數下章云在梅在棘言其所之樹見鵲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鳩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鵲鳩在桑其子七兮傳興也。鵲鳩，結鞠也。鵲鳩之養其

一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喻人君

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鵲鳩，結

居八反，又音吉。鞠，居六反。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箋云：淑

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疏鵲鳩至結兮，正

鳥在於桑木之上，為巢而其子有七兮。鳴鳩養之，能平均用心，如壹以與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如壹兮，其心堅固不變，如裹結之兮。言善人君子能如此，均壹既知，曹君用心不均也。傳鵲鳩至如一，正義曰：鳴鳩，結鞠釋鳥文。鵲鳩之養七子也。且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其於子也，平均如一。正義曰：淑善相傳為然，無正文。淑善至如一，正義曰：淑善，相傳為故。轉儀為義，言善人君子執公義之心，均平如一。通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正義曰：如結者，謂如不以散如物之裹結，故言執義壹則用心固也。素冠云：我散如裹結，與此同。鳴鳩在桑，其子在梅。傳飛在梅也。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

詩疏卷之三

樂府詩

絲有雜色飾焉。騏當作璆，以玉爲之。言此帶弁者，刺  
不稱其服。弁，皮彥反。騏音其綦文也。說文作璆，云  
證。鳴鳩至伊騏。毛以爲言，鳴鳩之鳥，在桑其子  
反。與人君之德，亦能均壹養民。養民得成，就而安樂，彼  
善與人君之執義，如壹者，其帶維是。絲爲之，其弁維作  
騏之文也。舉其帶弁，言德稱其服。故民愛之，刺曹君  
不稱其服，使民惡之。鄭唯其弁，伊騏言皮爲之。璆  
以玉爲之，餘同。騏，騏文弁皮弁。正義曰：馬之  
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  
也。春官司服，凡兵事，章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  
服，凡吊事，弁經。服則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  
章弁，以卽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唯皮弁是。諸侯視朝，  
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  
之常服也。朝天子，亦服之。其帶至其服。正義曰：玉璆，  
常服，知是皮弁。亦服之。其帶至其服。正義曰：玉璆，

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  
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  
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玉藻又云  
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夏  
官弁師，云王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璆。注云：會逢中也。璆  
結也。皮弁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璆。注云：會逢中也。璆  
此詩云：其弁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璆。注云：會逢中也。璆  
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  
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  
弁，伊騏知。騏當作璆，以玉爲之。此故易傳也。孫毓  
云：皮弁之飾，有玉璆，而無綦文。綦文，弁所飾也。孫毓  
義爲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  
不破，騏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  
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下。  
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士也。於四人騏弁之下。  
次云：騏弁，明亦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  
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  
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

詩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

士

三

謂

弁無玉綦飾故知顧命士之綦弁正是弁作青黑色  
 非綦玉之皮弁矣禮無綦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  
 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綦弁執兵衛王綦常  
 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綦當作綦說善人君子而  
 言此帶弁者以善人能稱  
 其服刺今不稱其服也  
 君子其儀不忒傳忒疑也  
 如一無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正是也傳云執義  
 不疑則可為四國之長言任為侯伯下同長張丈反  
 執義至侯伯正義曰傳言正長釋訓文非為州  
 牧不得為四國之長故任為侯伯也僖元年左傳曰  
 凡侯伯救患分災其非禮  
 也是諸侯之長侯伯也  
 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傳云正長也

長人則人欲其壽考榛側巾反木名也又仕巾反  
 字從辛木云似梓實  
 如小栗音壯巾反

鳴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

思明王賢伯也反思治直吏至下泉四章章四句

此謂思上世明王賢伯治平之時若有明王賢伯  
 則能督察諸侯共公不敢暴虐故思之也上二章  
 皆上二句疾共公侵刻下民二句言思古明王  
 卒章思古賢伯上三章說共公侵刻而思古明王  
 能紀理諸侯使之不得侵刻卒章言賢伯  
 勞來諸侯則明王亦能勞來諸侯互相見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傳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

本也。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箋**云：興者，喻共公

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列。

音列，浸本作寢，于鳩反，根音卽。徐又音良，漑古愛反，著音尸。**懽我寤嘆，念彼周京。**

**箋**云：懽，嘆息之意，寤，覺也。念，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

者。大息也。音火，既反，覺音教。列，彼至周京。正

彼以下流之泉，浸彼苞稂之草也。稂，非漑，漑之草，得水則

病，以喻共公之政教甚酷虐於民，下民不堪，侵刻遭

而嘆息，念彼周室，京師之明王，言時有明王，則無此

困病也。鄭唯稂草有異，其文義則同。列，寒至

而病也。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列，字從冰，是遇寒

之意，故為寒也。釋水云：沃泉，縣出，下流是爾。雅之

曰：沃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

沃泉也。易稱繫於苞桑，謂一木本也。泉之所浸，必浸其

根。本故以苞為本。稂，童梁，一草也。舍人曰：稂一名童

梁，郭璞曰：莠類也。陸機疏云：木秀為穗，而不成，則童

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宿田也。甫田云

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此稂是禾之

秀而不實者，故非漑。漑之草，得水而病。與者，禾之

之屬。正義曰：以序云：侵刻下民，故喻困病下民也。

箋以苞稂，則是童梁為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

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著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為禾

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涼草，蕭著之屬，釋草

正義曰：祭義說祭之事，云周旋出戶，懽然而聞乎嘆

息之聲，是懽為嘆息之意也。序云：思明王，故知念周

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

文耳。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

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

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列彼下泉

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為京師也。

浸彼苞蕭傳蕭蒿也。蒿好。愉我寤嘆念彼京周列

彼下泉浸彼苞著傳著草也。愉我寤嘆念彼京師芄

芄黍苗陰雨膏之傳芄芄美貌。雄。芄薄工反。又薄。四

國有王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

職傳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為州

伯有治諸侯之功疏芄芄至勞之。正義曰言芄芄

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國有

從王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國之不治故思之。鄭

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傳郇伯至述職。正義曰

伯以經言郇伯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知郇為

侯爵者定四年左傳祝鮀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為伯

事傳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官之伯命

事考績述職之事也。有王室之功。正義曰莊

二省諸侯則知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思古明王賢

伯也。言諸侯朝聘天子者若上有明王下有賢伯則

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九伐

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爾時諸侯必不敢暴

虐今由無明王賢伯不復朝聘共公侵刻下民無所

畏憚故思治世有朝聘之時也。禧二。四年左傳說

富辰稱畢原鄆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

時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謂為牧下二伯治其當州

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太

伯唯也。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為之無郇侯者知為牧

詩卷之二十一





封后稷于郃公劉因封不改故知公劉自郃而也  
 公劉之篇說公劉為狄迫逐而徙居經云度其夕陽  
 幽居允荒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間知幽是戎狄之地  
 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栒邑縣有幽鄉詩公劉  
 所色是漢時屬扶風郃邑也言自郃而治者杜預云  
 幽在新平漆縣東北郃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  
 也郃近而幽遠從內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大  
 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脩后稷之業勤恤愛民  
 民咸歸之而國成焉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王不窋用  
 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  
 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幽西近戎北近  
 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此云公劉竄於此  
 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幽事皆詳悉自郃徙  
 幽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幽地尚往來郃  
 國至公劉而盡以郃民遷之也本紀云公劉卒子慶  
 節立國於幽是也定國於幽自公劉始也韋昭注國  
 語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  
 當太康之世而此云公劉以太康時失官守耆周語

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太康失邦則  
 夏后之衰自太康為始故繫太康言之其實公劉適  
 幽不當太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為  
 說耳本紀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修后稷之業民賴  
 其慶百姓懷之周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劉之篇具  
 述公劉居幽愛民之事是民歸之而成國也其封域  
 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正義曰禹貢雍  
 州云荆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太  
 王始入居岐之陽明幽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  
 劉居幽度其原隰以治田是幽居原隰之野至商  
 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  
 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  
 稷之教不失其德正義曰正義曰本紀云公劉復修  
 之業古公復修后稷序云周之先王皆能守后稷之  
 業而鄗獨言公劉太王者以周公之流言之難出於  
 此二人故特言之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於

詩流之

難出

居東都二年。正義曰：金滕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也。金滕惟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固當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為都，而云「都」，據後管洛而言之耳。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年順金滕之功，以比序已志。劉太王居齋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正義曰：此釋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劉遭夏人之亂，太王有戎狄之難，或出或入，其居齋之時，教民以蠶農，為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事，有王苦之功，由其積德，愛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既出居東都，恐王業毀壞，亦憂念民事，庶成周道，其意與公劉太王之志同，不得自言已身憂國之心矣。無以發明已志，故作七月之詩，仰陳公劉太王以比序已身，序已志，知周公之作七月，其意必如此者。以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言遭變是遭流言，乃作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曰：「美哉樂而不淫，其

周公之東乎？明在東都作之也。七月之詩，非刺成王，非美成王，上無故說先公之風化，陳王業之艱難，則是思念先公用以比序已志也。本詩周公所作，大師題之曰：「幽明其然矣。」而先公在齋，凡經十世，知唯念公劉大王者，以公劉初居齋之主，太王終去齋之君，則是先公之後，皆有事難之故。周公身遭事難，追念處幽先君，明是念其後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者，然太王既遭事難，能守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後，周公思居齋之事，知其亦念大王者，繇篇說大王之意，民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居齋之時，得民之意，民戀其德，故與俱遷，明知思念齋事，其意亦及太王也。」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此句說其作詩之意，欲明七月之非謂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尚書有二年之文，故言變即作不應坐度二年方始為詩，七月之序云：「周公遭出之年也。」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志主意於齋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齋國變風焉。

詩流之二

三

其

正義曰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成王迎而反之  
 成王治國政而致太平其出居東都也其入攝王  
 室也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純似公劉太王之  
 為也周公作詩之時自有此二人之意及其終得攝  
 王政其事又純似之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太師  
 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之詩主意於幽公之  
 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爲幽國之變風焉  
 此乃遠論幽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此序已  
 志不美王業之木不得入周召之正風也又非刺美  
 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朝卿士不得專名  
 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幽公故爲幽之變風  
 若所陳本非幽事無由得繫於幽周公事若不以於  
 理亦不可繫此詩追述幽公事又相似故繫之爲宜  
 也春官箴章云吹箴以歌幽詩則周制之前已繫幽  
 矣謂之變者以其變風變雅各述時之善惡七月陳  
 幽公之政東山以下王述周公之德正是變詩美者  
 故亦爲之變風公劉亦陳幽事不繫幽者召康公陳  
 公劉以成成王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主者意

爲雅不得列爲風也鳴鴉以下不陳幽事亦繫幽者  
 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爲幽風鳴鴉以下亦是周公  
 之事尊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爲幽風故鄭志張逸問  
 幽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  
 公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爲優矣所以任風下  
 次於雅前在於雅分周公不得專之逸言詠周公之  
 德也據鳴鴉以下發問也鄭言上冠先公之業謂以  
 七月冠諸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故周公之  
 德繫先公之業是於周公爲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  
 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司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  
 諸國爲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爲雅使周公專  
 有此善也此幽詩七篇七月鳴鴉是出居時作其餘  
 多在入攝政後鄭以爲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  
 三年成王攝政後鄭以爲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  
 四年也迎周公及而居攝成王年十五也七年致政成  
 王年二十一也彼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年十  
 七年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十  
 六年代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

詩經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三矣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  
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  
政時年二十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二十一也  
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知然考案大戴禮文  
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  
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  
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既少文王十四歲文王  
九十七而崩則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傳云文王  
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書序云十  
有三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觀  
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  
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二年也文王崩至十三年  
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  
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此則  
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  
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羸後二年崩也  
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已而

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為太宰以右王  
蔡不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公不  
授王政故流言耳案周書武王以十二年喪除崩後  
一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  
國周公乃告二年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三年也金縢  
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屬  
與知攝者周公出皆奔二年盡為成王所得言三年  
者并數出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於後公乃為詩注  
云於二年後也曰秋大孰未獲注云秋謂周公出二  
之後也又曰秋大孰未獲注云秋謂周公出二  
後明年秋也此秋文承於後之於後既二年之  
後明此秋是二年之未獲之謂居東二年於後既二  
也金縢云秋是二年之未獲之謂居東二年於後既二  
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將攝出惟朕小子其新  
自新迎之明其反即居攝武王崩後五年即攝政

之元年書傳稱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是封衛侯康誥五年論封衛之  
七年致政成王言建侯衛是封衛侯康誥五年論封衛之  
事是四年作康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十八洛事是七年作洛誥  
也鄭言作康誥時成王十八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然  
則成王以文王終明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然  
郊注云孟迎也案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諸來朝迎於  
孟侯之文知攝政四年成王十八又攝政七年成  
王五年二十一年也逆而推之則成王十八於攝政元年成  
後十年武王始崩自然文王崩之明年初出居東也  
此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也  
年十四之時罪人斯得十五之時反而居攝也此  
譜言居東二年思公劉太王以此序已志則七月之  
作在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當在鴟鷂  
之前鴟鷂之作則在居東三年金滕云居東二年非

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鷂既言二  
年別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則年則上文居東二年  
并初出之五年為二年作詩之時鴟鷂也伐柯序云居東  
三年成王十五年之則刺羣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  
之不知言刺朝則羣臣若在雷雨之前則王與  
羣臣悉皆未悟不得獨刺羣臣若啓金滕之前則  
羣臣亦悟無所復刺故伐柯筴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  
之變故迎周云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  
周公之聖德疑於成王迎之是以刺之是鄭以伐柯  
為既得雷雨之後啓金滕之前作也九戔序與伐柯序  
同刺朝廷之不知首章言王欲迎周公二章以下說  
迎之事當是周公既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一  
年來自奄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傍周公攝之五月丁亥  
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來歸然則周公之叛  
歸在攝政三年東山勞歸之此而歸自然不見于  
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年而

詩書

六

吳易

後歸既歸乃大夫美之作東山也若然周公以秋反  
而即東征必是秋冬遣兵而東山經云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歸士始行  
之時新合昏禮秋冬行而云新合昏者周公悅勞歸  
士言其新昏也非是六軍之士皆新昏者周公悅勞歸  
前一二年為昏猶是新昏不必以起兵之月始為昏  
也破斧經稱東征則征時不必以起兵之月始為昏  
前未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美不失其聖  
經云公孫碩膚言周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  
後留為大師是狼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計此七篇  
之伐柯九戩與鴉鴉次之今鴉鴉次之於破斧之後  
矣伐柯九戩與鴉鴉次之今鴉鴉次之於破斧之後  
於鴉鴉之下次伐柯九戩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  
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為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  
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毛氏之意傳訓不  
明唯鳴鴉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  
蔡以為鴉鴉之詩為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縢之

其意皆異於鄭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  
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  
之曰鴉鴉毛以為鴉鴉為管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為得  
管蔡周公居東為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為征伐則我  
之不辟當訓辟為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  
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為是  
喪中即攝為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王肅之說祖述  
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  
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  
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  
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  
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  
年至六年而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  
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十三歲武王八十而  
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歲周公攝政七年致政  
成王年二十肅意所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  
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

詩經卷之二

二

厥

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據  
此文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  
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  
本從先儒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依大戴禮武王  
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為文王崩時武王年  
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紂  
武王八十七也金縢云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  
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為二年故云伐紂明年有疾  
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王九十三而終是為伐  
紂後六年而崩也金縢云武王既喪即云管蔡流言  
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之後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  
征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  
將黜殷命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  
叛周公即征可知故以為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周  
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縢云居東二年  
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也東山序云周  
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  
制禮作樂故知二年歸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

紀實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  
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  
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召誥  
皆在七年者以召誥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  
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  
誥經云惟三月哉生魄與召誥同時故知三篇皆七  
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誥同時故知三篇皆七年  
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致政時  
年二十所以致知之者以周公攝政七年而致政明是二  
十成人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年十三歲也由此而  
則攝政元年年十四武王崩年成王十四歲也由此而  
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明年成王十四歲也由此而  
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十四歲也由此而  
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月者王肅  
之意以為周公以公劉大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  
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幽公之德言已攝政之  
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幽曰其  
周公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

詩序之

八

四卷



乃作鷓鴣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  
美周公東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禮  
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戔也伐  
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  
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  
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猶進而刺之所以極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  
戔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也後改美周公遠  
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  
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最  
在後作故以為終比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然以  
否其識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及言周公攝  
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太  
子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

居東都。又王業于况反。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

詩者陳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基業也毛以為周  
公遭管蔡流言之變舉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  
將壞故陳后稷及居幽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  
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  
化已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  
將以比序已志經八章皆陳先公風化之事先公  
主意於幽之事則所陳者處幽地陳先公公劉太  
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  
脩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艱亦難也但古人  
之語字重耳無逸亦云不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  
也鄭以為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都正義曰變者改  
其文義則同。○周公至東都。正義曰變者改  
常之名周公欲攝管蔡毀之是於攝事變改也金  
滕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  
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東都也流謂水流

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彼  
 注云管國名叔字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  
 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  
 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  
 今不選孺子而去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  
 位之謗無怨於我先王言愧無辭也居東者出  
 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說避居之意也周公  
 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警辟  
 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為義鄭讀辟為避故為此說  
 案鷓鴣之傳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  
 讀辟為辟此入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  
 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  
 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  
 婦子曰為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  
 辭首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  
 所用食急於衣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斂終  
 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獲則禦一年之飢非時  
 日之用衣則不然唯是寒月所須又當及時營作

故蠶月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  
 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偏急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  
 陳人以衣褐為急三日以下五句陳人以穀食  
 為急故陳人耕饁之事人之為衣絲帛為先故二  
 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  
 者此章先言執筐養蠶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  
 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  
 本春日采繁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  
 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蠶秋當緝績絲帛染為玄  
 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  
 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  
 皮為裘以助布帛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  
 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既  
 終矣乃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  
 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  
 耕田之事故此章唯說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  
 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  
 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比序已志言已之憂

詩經

十

卷之

民憂國心亦然也民之大命在温與飽八章所陳  
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為其總要餘章廣而成之首  
章上六句言寒當須衣故二章三章說養蠶緝績  
衣服之事以充之首章下五句言耕稼飲食之始  
故七章說治場納穀稼穡終事以充之論衣則舉  
須衣之時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衣必寒時所須  
故可舉寒為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須食  
之時諸言衣裳避寒之事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  
田之事則不記時候皆此意也卒章說饗飲之禮  
獨言九月肅霜者饗飲之禮必農隙乃為故言肅  
霜滌場以見農功之畢若其餘飲食則不得記時  
故六章七章無記時之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  
蠶績為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四章箋云時寒宜  
助女功言取皮為裘助女絲麻之功也黍稷菽麥  
飲食之常故未稼為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六章  
箋以鬱奠及葵棗助男功又云瓜瓠之畜助養農  
夫言取瓜瓠葵棗助男稼穡之功也女功之助在  
四章男功之助在六章者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

故四章為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為  
男功之助欲令男女之功正助各自相近者也  
功之正及秋而止其助在冬初乃止男功之助在  
故在正後也男功之正冬初乃止男功之助在  
夏秋事在正前故在正前也又養蠶時節易過恐  
失其時殷勤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養蠶之事耕  
稼者一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  
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釋耘  
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黍稷之功正多也絲麻之外  
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之外果瓜之屬可食者  
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女功之助在正  
故五章女功之助下言女功畢男功正後猶有茅  
章男功正後下言男功畢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  
女功正後不言有事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  
夜績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耳先公之教急於  
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冰禦  
暑非衣食之事而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禮教具備也  
閑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禮教具備也

時疏

二

星通

毛鄭注雖小有異文意則同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傳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

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傳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

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一之日感發

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傳一之日十之餘

也一之日周正月也感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

栗烈寒氣也傳云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

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

當積也傳○感音必說文作畢發音如字栗三之日于

耕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傳三

之日夏正月也臨上晚寒于耕始脩耒耜也四之日

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峻田大夫

也傳云同猶俱也喜讀為饁饋酒食也耕者之婦子

俱以饗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

焉言勤其事又愛其車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

章廣而成之傳○耕音似饁炎輒反野饋也字林于劫

反下同夏戶雅反下傳夏王申毛如字鄭作饋尺志

晚節而氣寒也饋其傳夏小正同晚寒如字謂

七月至喜也毛以為周公先公教民周備民奉

止命於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

之漸至九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九月之中  
若不授冬衣則一日者大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  
烈之寒氣此二日者故至八月則當續也又無衣賤者  
無禍何以終其歲乎始脩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  
君之特我耕者之勤於農事則歡喜也幽公憂念民  
耕其時來至見其勤於農事則歡喜也幽公憂念民  
者田之若此周公言已憂民亦與之同也陳之憂念民  
事教之若此周公言已憂民亦與之同也陳之憂念民  
鄭唯田火大至喜言曰峻來至農夫為設酒食為異餘  
同唯田火大至喜言曰峻來至農夫為設酒食為異餘  
李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昭十七年有星  
傳曰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昭十七年有星  
下為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謂火  
授冬衣者謂衣成而授之昏見而中則流下也謂火  
日昭三年左傳張一離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  
大火心也季冬十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服虔云火  
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事也  
此兩月昏旦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事也

言中以衝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若然六月之昏  
言中以衝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若然六月之昏  
以五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  
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為火星季夏中心也尚書云東方  
中之有壽星曰大折木三者大為中故尚書云東方  
中之有壽星曰大折木三者大為中故尚書云東方  
火猶謂指心火也如言中則日宿者火謂大火之  
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則日宿者火謂大火之  
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星  
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昂星鳥星  
宿也以其東方南方皆三次鷄火武中虛宿也昂星鳥星  
宿與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  
中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心星亦未  
也。鄭以日永星火大之次與此火之心星亦未  
。鄭以日永星火大之次與此火之心星亦未  
月之日二之至寒氣。故傳辨之信一之日二之日者乃是十分

寺流

三

東

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  
 之也既解一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謂之日  
 月謂建子之月也二之夏之日者殷之月  
 也下傳曰三之日夏之正月謂建寅之月  
 而改之既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為說也  
 周之四月即夏之四月至十月皆以數配  
 立一從夏之四月至十月皆以數配而  
 言之從夏之四月至十月皆以數配而  
 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蠶月  
 建辰之月而或日月不以數配物則建  
 日辰之月而或日月不以數配物則建  
 總陰已過對日陽初動物之萌物有秀實  
 已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  
 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處生之際物  
 不可稱三月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成不  
 不得稱三月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成不  
 下四章箋云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  
 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

之日言十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正  
 月二月十數之初始不以為一月二而謂之日者乃正  
 者理有不通辭無所寄若云一月二而謂之日者乃正  
 成更言一之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陽月物未  
 命包曰周人乘以上數謂之三四明其相類也春物皆  
 人以十三月為是建寅之月乃十月之類也春物皆  
 以為十三月為是建寅之月乃十月之類也春物皆  
 發是風故知烈是氣故以屬發為寒風栗烈為寒氣  
 仲冬之月特風乃寒冬季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  
 作褐皆織毛至當績者正義曰毛布用毛為布今夷狄  
 之月大寒之時無衣無褐不可終歲是故入月則當  
 績衣事絲織為重箋不云蠶月則當蠶而言八月則當  
 當績者以此章先言流火則蠶事已見火流於時蠶事  
 已過唯績可以當之且下章蠶事別言流火於時蠶事  
 蠶事屬此○三之至大夫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之  
 日於是始脩耒耜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之

詩九月

與

具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脩治耒耜當以季冬  
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者今言幽人以正月  
脩耒耜二月始耕故云齒土晚寒鄭志答張逸云晚  
温亦晚寒是寒晚温亦晚故脩耒耜始耕皆校中國  
一月也易鼎卦注云無事曰趾陳設曰足對文則為  
小異散則趾足通名訓趾為足耕以足推故云無不  
舉足而耕無不著言其人皆然也孫炎曰農夫田官  
炎曰饁野之餉釋言云駿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  
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  
之田駿與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  
其爵為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逐餘地自三  
百里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特命之  
主其田農之事以周禮無田駿正職故直云田駿田  
大夫春官籥章掌擊土鼓以樂田駿鄭司農云田駿  
古之先教田之官者但彼說祈年之祭不知為祭先  
者傳不解至喜之義但七無破字之理不得以為酒  
食當謂田駿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喜讀至成  
之○正義曰箋以田駿至喜文承饁彼之下若

其事便是言其餉食非復悅其勤勞何當於饁彼  
之下而說田駿喜乎饁既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  
饁為饁酒食釋訓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  
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冀缺迎賓之敬大夫  
儼然銜命巡司何為辱身就耕民公嫗禮畝之間共  
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始非作者之本旨斯  
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勤迎問公邊豆  
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醢何獨田駿之尊不  
愛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食乎七月流火九月  
授衣○云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作此春日載陽有  
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倉庚離黃  
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云載之言則也陽温也温而倉庚又鳴可糞蟲之候

詩經卷之二

五

國語

也柔桑釋桑也蠶始生宜釋桑○離本亦作鷲作鷲

本亦春日遲遲采蠶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同力知反釋直吏反

作雅遲遲舒緩也蠶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

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殆及與

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愛云春女感

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

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

生此志是謂幽風○祁巨之反一音七月至同歸

則月之中有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九月之中

又言彼微細之徑道於是求柔釋之桑以養新生之蠶

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

然而舒緩采蠶以生蠶者祁祁然而衆多於是之時

女子之心感蠶事之勞苦又感時物之變化皆傷悲

思男有欲嫁之志時幽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適田野

此女等始與此公子同時而來歸於家○鄭唯下

句異言始與幽公之子同有歸嫁之志○鄭唯下

也懿者深察之言故知懿筐深筐行訓為道也步道

謂之徑微行為牆下之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孟子文

引之者日明牆下之意○傳遲遲至時歸○正義曰

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為舒緩計春秋漏刻多火

正等而秋言凄凄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火

詩疏



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釋草云繁縟蒿也此云白蒿變文以曉人曰白蒿  
也傳於采繁云縟蒿也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傷悲感  
定本云縟蒿也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傷悲感  
事苦感養蠶之事苦既感事苦又感陽氣故傳明其  
二感之意春則女悲秋則士悲言男女之志同而傷悲所  
以悲也因有女悲遂解男悲言男女之志同而傷悲所  
之節異也釋詁云胎始也及與釋詁文諸侯之子稱然則  
胎始義同故歸則公亦適野故幽公之子躬身率  
其與公子同歸則公亦適野故幽公之子躬身率  
民同時歸也。春女至幽風。正義曰筴又申傳  
傷悲之意女是陰也男是陽也秋冬為陰春物得陽  
而陽秋物得陰而成男則有陽而無陰故秋士感陰  
為陽秋物得陰而成男則有陽而無陰故秋士感陰  
氣而思女是由其萬物變化故所以思見之而悲也  
婦人謂嫁為歸經於傷悲之下即言與公子同歸是  
說女之思嫁不得為公子率民下易傳以言悲則始  
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得嫁焉雖賤有異感氣則始

同故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雖感陽氣使然亦是感  
事之苦而生此志申傳感二事之意也莊元年公  
羊傳說築王姬之館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  
諸侯之女稱公子也此章所言是謂幽國之風詩也  
此言是幽風六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迎暑仲秋夜  
春官籥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迎暑仲秋夜  
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推擊土鼓以  
樂田峻國祭蜡則吹豳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為樂  
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豳風明此篇之中當具  
有風雅頌他別言豳雅頌則豳詩者是豳風可知  
故籥章注云此風也而言豳詩詩總名也豳風可知  
且七月為國風之詩自然豳詩是風矣既知此篇兼  
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風者諸侯之政教凡繫水土  
之風氣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俗故  
知是謂豳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  
老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獲稻為酒是豳雅也頌者美  
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寒之  
憂置酒稱慶是功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

詩經卷之二

上

豳風





而採取其葉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  
 諸戎倚之然倚角皆遮截束縛之柔桑言柔弱之  
 之曰倚文是人不假枝落故束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  
 其條雖長不取周易枯場生黃之義是葉之新  
 云○女桑柔桑取周易枯場生黃之義是葉之新  
 者○女桑柔桑取周易枯場生黃之義是葉之新  
 曰伯勞一名伯勞趙鵙也○春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  
 趙氏同勞伯勞一名伯勞趙鵙也○春秋云少皞氏以鳥名官伯  
 鵙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去郭璞曰似鵙  
 動陽氣為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  
 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陳風云伯勞不績其麻績之  
 名八月絲事畢而麻事起故云伯勞不績其麻績之  
 色有赤黑雜者考工記染纁者三入而為纁也又復再染以  
 入為纁七入為緇注云染纁者如爵弁色也又復再染以  
 黑則為纁今禮記作爵弁色也又復再染以  
 以黑則為纁今禮記作爵弁色也又復再染以  
 染法互入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之為纁也又復再染以  
 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禮之為纁也又復再染以

云凡染纁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四入謂之纁  
 則四矣以上染纁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四入謂之纁  
 也陰陽相對則陰入乃成朱深於纁故云朱深於纁  
 以陽為明謂朱色光也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  
 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為天坤為地天玄地黃  
 故玄以衣黃為纁象天在玄地黃在玄纁裳之義  
 南方故云黃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也○  
 多矣而特舉文黃故傳解其意由祭服尊故也○  
 伯勞者說○正義曰五陰氣動而伯勞鳴是將  
 寒之候也○仲夏鳴鳩始鳴也○寒鳥初鳴也○  
 今鞠地晚寒鳥初鳴也○寒鳥初鳴也○  
 月載纁武鳴也○寒鳥初鳴也○寒鳥初鳴也○  
 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未必皆與中國常  
 校一月何則蠶月條桑八月其獲七月食瓜八月  
 棗九月霜十月得齊校一月自然有與中國同也  
 云同於中國不得齊校一月自然有與中國同也

詩經卷之

卷之

卷之

月也王肅云蟬及鳴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之耳幽地大率晚寒箋傳略舉三事而以月令校之幽地之寒晚於中國者非徒此三事而已黃仲春之月倉庚鳴此云蠶月始鳴月令季秋草木皆入室此云十月隕籜月令仲秋入室處月令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天子嘗麻此云九月嘗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皆晚寒所致箋傳不說者已舉三事其餘後可知也云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猶寒氣晚則鳴至故耕也晚寒則此箋當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鳴至故耕也晚寒亦晚溫耳孫毓以爲寒鄉早寒北方是也執鄉乃明晚溫方是也毓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獲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

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天官染人文彼注云暴練其素而暴之纁玄者可以染此色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熟潤浸湛研之三月而後可以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矣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爲飾夏翟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凝以爲深淺之度是以放而取名引此者證經載玄載黃謂以夏日染之非八月染也實在夏而文承八月之黃謂以夏日染之非八月染也實在夏而文染色作裳是爲衣之終故後言之計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爲民之裘而孤狸云爲公子裘亦於下于貉不言爲民之裘而孤狸云爲公子裘亦於下此同與四月秀蔓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摯

不榮而實曰秀蔓蔓草也蜩蟬也獲禾可獲也隕墜摯落也

云夏小正四月王萑秀蔓其是乎秀蔓也

詩疏卷二

三

陸中

鳴蜩也。獲禾也。隕穽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

成自秀。夔始。隕于敏。反。薄音。託。蟬音。唐。隆。直。類。反。蒼

婦音。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傳。于貉。謂取狐

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箋云。于貉。往

搏貉。以自為裘也。狐狸。以共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

女功。名。搏音。搏。舊音。付。自為于偽。反。獸。二之日其同。載

續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傳。續。繼。功。事也。豸。一歲

曰縱。三歲曰豸。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箋云。其同者。君

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不用仲冬。亦豸地晚寒也。

豸。生。三。曰。縱。反。豸。古。牽。反。又。音。牽。疏。四月。至于。于。公。

者。夔。之。草。也。五。月。鳴。者。蜩。之。蟲。也。八。月。其。未。可。獲。刈

也。十。月。木。葉。皆。隕。落。也。此。四。物。漸。而。成。終。落。則。將。寒

之。候。時。既。漸。寒。至。大。寒。之。月。當。取。皮。為。裘。以。助。女。功

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為。裘。又。取。狐。與。狸。之

皮。為。公。子。之。裘。絲。麻。不。足。以。禦。寒。故。為。皮。裘。以。助。之

既。言。捕。貉。取。狐。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之。時。君。臣

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

也。我。在。軍。之。士。私。取。小。縱。獻。大。豸。於。公。戰。鬪。不。可。以

不。習。四。時。而。習。之。兵。事。不。可。以。空。設。田。獵。蒐。狩。以。閑

之。故。因。習。兵。而。俱。出。田。獵。也。美。先。公。禮。教。備。矣。傳。閑

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李。華

巡。日。分。別。異。名。以。曉。人。則。彼。以。英。秀。對。文。故。以。英。為

不。實。秀。為。不。榮。出。車。云。黍。稷。方。華。生。民。說。黍。稷。云。實

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也。言。其。秀。實。知。夔。是。草

也。釋。蟲。云。蜩。蟬。蟬。舍。人。云。皆。蟬。方。言。曰。楚。謂。蟬

草

豸

為蜩一物謂之蟪蛄。陳鄭謂之蜩。秦晉謂之蟪。郭璞曰：蟪，寒蟪也。不  
 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蟪蛄鳴。七月，寒蟪鳴。與此蟪，異也。  
 八、月、其、獲、者、唯、有、禾、耳。故、知、其、獲、謂、禾、可、獲、也。隕、墜、也。  
 釋、詁、文、其、獲、者、唯、有、禾、耳。故、知、其、獲、謂、禾、可、獲、也。隕、墜、也。  
 矣、故、疑、王、賁、正、與、夔、為、一、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辭、也。  
 禮、之、篇、名、也。夔、之、為、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辭、也。  
 月、令、孟、夏、王、賁、正、與、夔、為、一、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辭、也。  
 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  
 小、正、皆、作、王、賁、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  
 是、本、草、云、苒、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  
 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夔、與、否、未、能、審、之、物、之、  
 成、熟、莫、先、夔、草、故、云、物、成、自、秀、夔、始、微、見、言、月、之、意、  
 也。有、物、成、故、也。云、物、成、自、秀、夔、始、微、見、言、月、之、意、  
 也。取、其、皮、故、傳、言、于、貉、謂、取、狐、狸、皮、并、明、取、之、意、也。  
 而、取、其、皮、故、傳、言、于、貉、謂、取、狐、狸、皮、并、明、取、之、意、也。  
 貉、取、其、皮、故、傳、言、于、貉、謂、取、狐、狸、皮、并、明、取、之、意、也。

33

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引、  
 二、文、者、證、取、皮、為、裘、之、義。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  
 者、為、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  
 云、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  
 孟、冬、始、裘、而、司、裘、用、頌、賜、故、也。季、秋、獻、功、裘、者、豫、獻、  
 之、以、待、王、時、服、用。頌、賜、故、也。季、秋、獻、功、裘、者、豫、獻、  
 義、曰、以、經、狐、狸、以、下、為、公、子、裘。耳、明、于、貉、是、民、自、用、  
 為、裘、也。禮、無、貉、裘、之、文。在、孔、子、裘、耳、明、于、貉、是、民、自、用、  
 裘、賤、故、也。定、九、年、左、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服、  
 虞、云、狸、製、也。定、九、年、左、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服、  
 言、此、時、寒、宜、助、女、功、也。禮、言、狐、裘、多、矣。知、狐、裘、以、供、尊、者、  
 功、非、謂、男、助、女、功、也。禮、言、狐、裘、多、矣。知、狐、裘、以、供、尊、者、  
 功、事、皆、釋、詁、文、縱、入、私、豨、入、公、則、豨、大、豨、小、豨、其、一、  
 歲、三、歲、蓋、相、傳、為、然。無、正、文、也。大、豨、通、因、經、言、獸、故、  
 大、司、馬、職、文、彼、云、小、禽、私、之、禽、獸、得、通、因、經、言、獸、故、  
 言、獸、也。職、文、彼、云、小、禽、私、之、禽、獸、得、通、因、經、言、獸、故、  
 教、振、旅、遂、以、彌、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皆、因、習、兵、而、  
 兵、遂、以、彌、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皆、因、習、兵、而、

詩經

卷三

陸

田獵也禮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即是季冬也不用仲  
冬者禮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冬  
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豕生三日縱釋  
獸文箋既易傳不以縱為一歲之名則豨亦非三歲  
之稱釋獸釋鹿與麋皆云絕有力五月斯螽動股六  
肆箋意蓋以麋為鹿麋有力者也

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

蟀入我牀下傳斯螽蚣蝻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傳

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  
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傳蟲音終莎音

沈云舊多作沙今作莎音素何反宇屋四垂為宇韓  
詩云宇屋雷也蟋音悉蟀所律反蚣相容反又相工  
反蝻相魚反又相呂反訊音傳宮室熏鼠塞向墜戶傳

穿窮室塞也向北出牖也墜塗也無人篳戶傳六

此四者以備寒傳穿起弓反室珍悉反徐得悉反熏  
許云反塞向如字北出牖也韓詩云

北向窻也墜音觀傳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傳

云曰為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鬻發二之日栗烈當

避寒氣而入所穹室墜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

止傳上而實反下如字漢書作聿為疏五月至室處

五月之時斯螽之蟲搖動其股六月之中莎雞之蟲

振訊其羽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在野田

之宇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居壁中至七月則在野田  
月則蟋蟀之蟲入於我之牀下皆將寒之漸故三  
蟲應節而變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穹塞其室之孔  
穴熏鼠令出其窟塞北出之嚮墜塗荆竹所織之戶

詩卷之二

二四

共思傳



子

使令室無隙孔寒氣不入燕人又告妻子言已穹室  
 謹戶之意嗟乎我之婦與子我所以為此者曰為改  
 歲之後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  
 寒故為此也。○釋蟲文又云翰天雞樊光云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  
 莎雞李巡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  
 陸機疏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  
 謂之天雞六月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  
 蒲錯是也。○自七月至卒來。正義曰以入我牀下  
 是自然也。而入在野在宇在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  
 謂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  
 非蟲所當入故以蟲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  
 戶字言在牀下言入者以牀在其上故變稱入也。月  
 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窮窮至  
 窮戶。正義曰室塞釋言文以室是塞故穹為窮言  
 窮盡塞其窟穴也。士虞禮云祝啓牖嚮注云嚮牖一  
 名也。明堂位注云嚮牖屬心為寒之備不塞南窗故  
 此出牖也。備寒而云墜戶明是用泥塗之故以墜

○竹織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曰為至功止  
 正。義曰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  
 字。墜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  
 為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故改正  
 朔者以建子為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為莫是過十月  
 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方始入室若總言一  
 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為終歲寒氣未過是為未終  
 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  
 異也。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  
 故云入室耳非是別有室也。從養蠶而至此。六月  
 時一歲之文功止故告婦子令之入室避寒也。六月  
 食鬱及蕝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為此  
 春酒以介眉壽。○鬱，棗屬。蕝，蕝也。剝，擊也。春酒，凍  
 醪也。眉壽，豪眉也。○箋云介助也。既以鬱蕝及棗助男

詩統卷之二

二十五

卷之二

功。又獲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齍。推。於。六。

反亨音庚反。故音叔本亦作叔。藿也。剝音卜反。注同。

介音界。棣大計反。夔於盈反。或於耕反。凍丁貢反。醪。

老刀反。釀。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茶薪樗。

女亮反。食我農夫。傳。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

云。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

助男養農夫之具。反。茶音徒。樗，勑書反。又他胡反。食。

音嗣。瓠，戶故反。拾。反。茶音徒。樗，勑書反。又他胡反。食。

音十。糝，素感反。夔。言食則葵菽反。棗皆食之也。但。

擊取之，各從所宜。而食言之，其實皆是食也。獲稻作酒。

云。以介眉壽。主為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其糝。

奠。葵，棗瓜瓠。農夫老人皆得食之。其茶樗云。食我農

夫。則老人不食之矣。○鬱，棣至。豪眉。正義曰。鬱。

隸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瓛毛詩義問云。其樹高

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

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

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奠。奠者。亦是

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錄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

百類。而四。株。奠。李。一。株。車下。李。即。鬱。奠。李。即。奠。二。者。

相類。而。同。特。熟。故。言。鬱。奠。也。棗。須。就。樹。擊。之。所。以。剝。

為擊也。春酒凍醪者。醪。是酒之別名。此酒凍時釀之。

詩流

卷

卷

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為瓠謂其瓠可食就蔓  
斷取而食之說文云叔拾也亦為叔伯之字喪服注  
云苴麻之有實者也然則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  
也擣唯堪為薪故云悲木此經食瓜則斷瓠拾麻亦  
食之也茶以爲菜擣以爲薪各從所宜而立文耳下  
章納穀有麻在男功之正此說男功之助言叔苴者  
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其九月築場圃傳春  
在田收穫者猶納倉以供常食也

夏爲圃秋冬爲場傳云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  
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傳下同本又作

場場衣字失陽反今亦宜直羊傳十月納禾稼黍稷重  
反圃布古反一音布茹如豫反

糶木麻菽麥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糶傳云納內也治  
於場而內之困倉也傳重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禾邊作

糶傳重糶之字禾邊作董是種莠之字今入糶之已  
糶音六本又作桂音同說文云桂或從糶後種先

糶曰桂困傳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傳入爲  
丘倫反

上出爲下傳云既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  
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傳上時掌

書爾傳于茅宵爾索綯傳宵夜綯絞也傳云爾女也女當晝  
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傳索素落反綯徒

取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傳乘升也傳云亟急乘治也  
七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

來年百穀于公社傳亟紀力反傳以爲此章說農夫  
定都伎反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作事之終故言九月之時築場於圃之中以治穀也  
十月之中納禾稼之所收穫者黍稷重穠禾麻菽麥  
之等納之於倉之中粟既納倉則農事畢了民嗟  
乎我農夫之等我之稼穡既已積聚矣野中無事可  
以上入都邑之宅執治於宮中之事宮中所治當是  
何事即相謂云晝日爾當往取茅草夜中爾當作索  
絢以待明年蠶用也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  
脩治之以待耘耔之時所以止息以幽公又其始為  
民播種百穀之故而祈祭社稷田事不久故豫脩廬  
舍美農人趨時也。鄭唯以乘為治謂急治野屋為  
異餘同。注云圃樹果菰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  
圃在園地注云圃樹果菰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  
謂之園然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  
果則謂之圃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言春夏為圃秋冬  
為場東山云町畦鹿場是謂蹂踐之名筴云種菜茹  
者蒸民云柔亦不茹茹者咀嚼之名以爲菜之別稱  
故書傳謂菜為茹。後熟至曰穆。正義曰後熟  
者先種之先熟者後種之故天官內宰鄭司農云先

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穆相傳為然無正文  
也。此言納穀知納是治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既  
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此言納  
禾探謂納於場但既言治於場遂內於倉下句唯言  
禾者以禾是最大名也非徒黍稷重穠四種而已其餘  
秫苽梁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  
麥納之上更言木字以總諸禾也此文所不見者明其  
皆聚矣言治宮中之事則是訓功爲事經當云執於  
是聚矣言治宮中之事則是訓功爲事經當云執於  
宮公本或言治宮中之事則是訓功爲事經當云執於  
字於是男之野功畢宮內之事則未畢故入之執於  
宮功。乘升。正。義曰乘車是升其上其乘屋亦升  
也。故爲升也。正義曰乘車是升其上其乘屋亦升  
其。上。故爲升也。正義曰乘車是升其上其乘屋亦升  
言。文。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爲  
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爲。田。事。且。上。云。塞

詩卷之二

二十七

向墻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  
 屋也播種百穀乃是明年之事今於十月之中則是  
 預有所營與播種者為始與穀為始不過祈祭社稷  
 故知其始播百穀祈來年百穀於公社治屋者民自  
 治之祭社者則公為之祭非民祭也所以二句得相  
 成者以民所以治屋者見公家祭社為祈來年播種  
 百穀故民亦治屋為來年耕耨而止舍月令孟冬天  
 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  
 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  
 割大殺羣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五祀門戶  
 中雷竈行或言祈年或言大割牲或言臘互文是十  
 月之時為民祈來年百穀也月令天子之事故云祈  
 於天宗此陳幽公之政指言公也二之日鑿冰冲冲三  
 社以諸侯之事不得祭天故也

**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則命取冰於山林冲冲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

云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祭司寒而  
 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  
 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  
 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  
 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

鑿在洛反冲直弓反聲也  
 凌力證反又音陵說文作𦉰

音凌蚤音早非音九字或加草非腹音福觀徒歷反  
 祭司寒本或作祭寒朝之直遙反刷所劣反爾雅云  
 清也王蒼  
 云埽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入也兩樽曰  
 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

寺

二

云

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聞於政事而饗羣臣直歷

反婦也曰音越或實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

疆傳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云於饗

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

謂豳頌彭躋子兮反升也兕徐履反本或作兕觥

戶毅反二之日至無疆居良反或音注為境非校

樂音洛二之日至無疆居良反或音注為境非校

于凌陰之中四之日其早朝獻黑羔於神祭用韭菜

而開之所以禦暑言先公之教寒暑有備也又九月

之時收縮萬物者是露為霜也十月之中掃其場上

栗麥盡皆畢矣於是設兩樽之朋酒斯為飲酒之饗

禮其牲用犬若有大夫來至則相命曰當殺羔羊等

大夫故特為殺羊也乃升彼公堂序學之上舉彼兕

觥之尊酒斯饗勞羣臣作大飲之禮曰殺羔羊以為

散蓋羣臣皆升彼公堂之上有司乃舉彼兕觥以誓

羣臣使無犯禮者羣臣於是慶君使若萬壽無疆餘

同○冰盛至冰室正義曰月令季冬冰方盛水

澤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此月日在北陸

冰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冰之事云深山窮谷

於是乎取之是於冰厚之時命取冰也左傳言取冰

於山耳此兼言林者以山木曰林故連言之冲冲非

詩卷之二

十

鄭文

也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日納  
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答  
孫皓云陽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  
族用事陽氣出地始温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由  
寒晚得晚納水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  
族二月律中夾鍾言二月大族用事者以大族為律  
夾鍾為呂呂者少律宣氣律統其功故雖至二月猶  
云大族用事。古者至教備。正義曰自於是乎  
用之以上皆昭四年左傳文彼說藏冰之事其末云  
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與此同故具引之釋天云北  
陸虛也西陸昂也孫炎曰陸中也在北陸謂日體在  
也西方之宿昂為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  
之中宿是建丑之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曰劉歆三統  
十二月小寒節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曰劉歆三統歷術  
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  
觀而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昂星在日之後早朝出現  
也三統術四月立夏之日去昂星之界已十二度星  
然後現是立夏之日去昂星之界已十二度星去日半  
然也

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司寒而藏之還  
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羔而啓之謂  
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羔而  
肅始用之未賜羔以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羔  
賓食喪祭於是以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朝之  
祿位謂大夫以上賓客食喪有祭祭祀是其普用之  
事也服虔以西陸朝覲而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  
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  
給賓客喪祭之用服虔說如此知鄭不與同者以鄭答  
孫皓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  
是也是鄭以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  
然者以是西陸為昂爾雅謂四月與服虔也鄭意所以  
見不得為奎星見也故知出之為四月賜非二月初  
開也傳下句別言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乃謂  
十二月始藏之二月初開之耳傳言祭寒而藏之不  
言司寒筭引彼文加司字者彼文上句云以享司寒  
下句重述其事略其司字筭以經有藏冰獻羔二事  
故略引下句以當之不引上句故取上句之意加司

詩疏卷之二

三十一

未士

字以足之服虔云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藏冰致  
 寒氣故祀其神鄭意或亦然也箋又引其出之以下  
 者解此藏冰之意言為此煩冰故藏之也傳文其出  
 之也在司寒之上此引之倒者以其不證經文故退  
 令在下月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月令  
 文也彼作鮮羔注云鮮當為獻此已破引之證經獻  
 羔之事在二月也祭非者蓋以時非新出故用之王  
 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周禮凌人之王  
 濺夏班冰掌事秋刷天官凌人彼注云暑氣盛王  
 以冰頒賜則主為之刷清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  
 其室也秦傳以啓之下云火出而畢賦又云火出於  
 夏為三月則是三月頒冰周禮言夏頒冰者凡言時  
 事總舉天象不可必以其月也故當在於四月是  
 則立夏時相接連冰以暑乃賜之故當在於四月是  
 火出之後故傳以火出言之上章蠶績裳裘是備寒  
 之事故此章又說藏冰是備暑之事言后稷先公禮  
 教備也以序言后稷故兼言也。霜降收縮萬物言物  
 正義曰肅音近縮故肅為縮也霜降收縮萬物言物

乾而縮聚也月令季春行冬令則草木皆肅注云肅  
 謂枝葉縮束亦謂縮聚乾燥之意也洗器謂之滌則  
 是淨義故為滌也此言朋酒則酒有兩樽故言兩樽曰  
 朋者輩類之言此言朋酒則酒有兩樽故言兩樽曰  
 朋者輩類之言此言朋酒則酒有兩樽故言兩樽曰  
 者鄉人飲酒以狗為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言曰  
 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  
 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禮尊事重故以饗言之譜  
 說用樂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飲酒注云鄉飲酒升  
 歌小雅禮盛者進取是鄉飲酒之禮得稱饗也此鄉  
 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  
 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  
 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為民  
 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  
 孝弟之道也鄉人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  
 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禮  
 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  
 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

詩九之二

三二

夫上



取擇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  
 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  
 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  
 亦名鄉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  
 鄉者州黨鄉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  
 主人是解黨正飲酒得稱鄉人之意也  
 羣臣。正義曰箋以下云齊彼公堂是升君之堂萬  
 壽無疆是慶君之辭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  
 易傳以為斯饗謂國君間於政事而饗羣臣也月令  
 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  
 與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  
 其禮云烝謂特牲體謂為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  
 云是燕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  
 臣之禮故不為鄉飲酒也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燕  
 禮上設六尊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  
 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尊也燕禮云司宮尊於  
 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夫尊兩圓壺是尊皆兩  
 兩對設之也案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

故用牛也。公堂至疆竟。正義曰傳以朋所斯  
 實為黨正飲酒之禮案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公  
 堂學按謂黨之序學也謂之公堂者以公法為學故  
 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為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  
 以公事作酒者是鄉人之事待稱公也兕觥者罰爵  
 此無過可罰而云稱彼故知舉之以誓戒衆人使之  
 不違禮疆是境之別名言年壽長遠無疆畔也定本  
 竟作境。疆是於饗至齒頌。正義曰箋以斯饗為國  
 君大飲之禮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誓焉使羣臣知  
 長幼之序令之不犯禮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與羣  
 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謂之  
 大學也知在大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與黨正  
 飲酒皆農隙而為俱教孝弟之道黨正於序學知國  
 君於大學黨正飲酒為正齒位知國君飲酒亦正齒  
 也位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詩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詩卷之十一

毛詩註疏卷第八 八之一

詩公曰天高而地厚... 五善曰...

毛詩註疏卷第八

八之二

毛詩國風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鴉鴉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

遺王名之曰鴉鴉焉 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

欲攝政之意也 鴉鴉上尺之反下吁橋反鴉鴉鳥

也 鴉鴉詩者周公所以救亂也毛以為武王既崩

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  
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  
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或管蔡之言未知周公  
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

誅管蔡之意以貽成王名之曰鴟鴞焉經四章皆言不得誅管蔡之意鄭以為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至明年乃為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之罰殺無辜是為國之亂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亂於時成王未知周公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屬黨故公乃為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之意以怡悅王心名之曰鴟鴞焉四章皆言不宜誅殺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為怡悅也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注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為成王所得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酷又破其家而不啟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爾爾風鴟鴞也鄭讀辟為避

以居東為避居於時周公未攝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者謂未知其欲攝政之意訓怡為悅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悅王意也毛雖不注此序不解尚書而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為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為誅管蔡則罪人斯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為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為貽悅王心當訓貽為遺謂作此詩遺成王也公劉序云而獻是詩此云遺者獻者臣奉於尊之辭遺者流傳已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奉獻之故與彼異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傳興也鴟鴞鸚鵡也無

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

室傳云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

室猶巢也。鳴鴉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諭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鷦乃丁反，郭音宵，鷦音次，鷦鷯似黃雀，而小俗呼之巧婦，重直用反，大平音泰。儒本又作孺，如住反，誚在笑反。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傳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云：鳴鴉之意，殷勤於此，稚

子當哀閔之，此取鳴鴉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

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鬻由六反，徐居六反，一云賣也。

**也**。鳴鴉其意如何乎？其言人已取我子，我意寧亡此子

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積日累功，作之

攻堅，故也以興周公之意，如何乎？其意言寧亡管蔡

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以其周室自后稷以來，世

脩德教，有此王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管蔡罪重不

得不誅之意，周公言已甚愛此，甚惜此，二子但為我

稚子，成王之病以此，故不得不誅之也。鄭以為成

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公為之詩，言鳴鴉之意如何

乎？言人既取我子，幸無毀我室，以其積日累功，作之

甚苦，故愛惜之，不欲見其毀損，以喻成王若誅此諸

臣，幸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父祖勤勞，乃得有

此故愛惜之，不欲見其絕奪，又言當此幼稚之子來

取我子之時其鴟鴞之意殷勤於此雅子雅子當哀  
閱之不欲毀其巢以喻言屬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  
成王成王亦宜哀閱之不敢絕其官位土地此周公  
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  
地為辭耳閱下新字箋傳皆為辭耳○鴟鴞一名鸛  
室○正義曰鴟鴞釋鳥文舍人曰鴟鴞陸機疏云鴟  
鴞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鸛鴞陸機疏云鴟  
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紩之  
如刺棧然懸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鸛  
鴞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  
者謂鴟鴞之意唯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室  
此鴟鴞非不愛子正謂重其巢室也傳以此詩為管  
蔡而作故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於時殺管  
叔而放蔡叔故言寧亡二子○**重言**至由然○正  
義曰人居謂之室為居謂之巢故云室猶巢也周公  
竟武王之喪謂崩後三年除喪服也成王不知其意  
多罪其屬黨即金滕云罪人斯得是也此實無罪謂

之罪人者金滕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  
屬黨言將罪之箋又言若誅殺之明時實未加罪也  
以興為取象鴟鴞之子宜喻屬臣之身故以室喻官  
位土地也金滕於名之曰鴟鴞之下云王亦未敢誚  
公是有誚公之意但未敢言耳故云王意欲誚公此  
之曲然其言由此詩也金滕注云成王非周公意未  
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是欲誚公  
之意作此詩欲以怡悅王者成王謂公將篡故罪其屬  
更益王忿而言以怡悅王者成王謂公將篡故罪其屬  
臣公若實有篡心不敢為臣諮請今作詩與王言其  
屬臣無罪則知公不為害事亦可明未悟故欲誚公  
既悟自當喜悅冀王之悟故作此詩是公意欲誚公  
悅王也王肅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有成王無  
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  
之死而誅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  
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  
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  
滕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以

屬臣雖為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公  
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為辭實欲冀  
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過  
也。○傳恩愛至成王。○正義曰有恩必相愛故以恩  
為愛釋言云鬻稚也郭璞曰鞠一作毓是鬻為稚也  
閔病釋詁文言鬻子之病則謂管蔡作亂病此鬻子  
故知鬻子成王也王肅云勤惜也周公非不愛惜此  
二子以其病此成王則傳意亦當以勤為惜。○傳鴉  
鴉至閔之。○正義曰箋亦以此經為與恩之言殷也  
以鴉鴉之意殷勤於稚子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  
成王假言鴉鴉之意愛惜巢室亦假言諸臣之先臣  
愛惜土地皆假為之辭非實有言也箋云言取鴉鴉  
子者惜稚子也則稚子謂巢下之民金滕注云  
鬻子斥成王斥者經解喻尊猶言昊天斥王也。○傳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傳迨及徹剝也桑土  
桑根也。○傳云綢繆猶纏綿也此鴉鴉自說作巢至苦

如是以前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  
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傳迨音待徐又較改反土  
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敬。○傳今女下民  
或敢侮予。○傳云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  
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  
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傳恚於。○傳迨天至  
毛以為自說作巢至苦言已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  
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巢以喻先公先  
王亦世脩其德積其勤勞乃得成其王業致此大功  
甚難若是今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或敢侮慢我周  
室而作亂乎故不得不誅之。○傳鄭以為鴉鴉及天之  
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有此室

巢以喻諸臣之先臣及文武未定天下之時亦積日  
累功乃得定此官位土地鳴鴉以勤勞之故惜此室  
巢今巢下之民寧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乎不欲  
見其毀損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甚惜此官  
位土地汝成王意何得絕我官位奪我土地乎不欲  
見其絕奪意欲恚怒之言鳴鴉之惜室巢猶先臣之  
惜官位土地鳴鴉欲恚怒巢下之人喻先臣亦有恨  
於成王王勿得誅絕之也○傳迨及至桑根○正義  
曰迨及釋言文徹即剝之義故為剝也取彼桑土  
用為鳥巢明是桑根在土剝取其皮故知桑土即桑  
根也王肅云鴉及天之未陰兩剝取彼桑根以經  
綿其戶牖以興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  
以此詩為管蔡而作必不得同鄭為與王肅下經注  
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  
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屬不可不渴絕以全周  
室傳意或然○傳我至至總奪○正義曰幾以此為  
諸臣謬請故亦為興巢下之民將毀其室故意欲恚  
怒之此是臣請於君而欲恚怒者鳴鴉之恚怒喻先

設

臣之怨恨耳非恚怒王也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三所蓄租予口卒

**瘠**拮据檄揭也茶萑苕也租為瘠病也手病口病

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箋云此言作之至苦故能攻堅

人不得取其子拮音吉又音結据音居韓詩云口

初六反本亦作畜租予胡反又作租如字韓詩云積

也瘠本又作瘠音徒檄京劇反本作戟揭俱局反說

文云持也萑音丸曰予未有室家傳謂我未有室家

音云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傳予

至室家○毛以為鳴鴉言已作巢之苦予手檄揭其

草予所將者是茶之草其室巢所用者皆是予之  
蓄為予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免大鳥之難喻  
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用免侵毀之

詩注卷八

六

李

患我先王為此室家勤苦若是我管蔡之輩無道之人  
輕侮稚子弱寡王室乃為言曰我此稚子未有室家  
欲以侵毀之故不可不誅殺也。鄭以為鴟鴞手口盡  
病以勤勞之故攻堅之故諸人不得取其子假有取  
子仍不得毀其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以勤勞之故  
經營之故王不得殺其子孫假使殺其子孫仍不得  
奪其官位土地鴟鴞又言已所以勤勞為此室巢者  
曰予未有室家故勞力為此是以今甚惜之喻屬臣  
之先臣所以勤勞為此功業者亦由未有官位土地  
故勤力得此是以今其惜之王若殺此諸臣不得奪  
其官位土地也。○○拮据至之難。正義曰說文云  
拮据持也。○○拮据至之難。正義曰說文云  
言荏苒謂亂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茶茅秀然則  
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租訓始也物之初  
始必有為之故云租為也。○○病釋詁文經言予口卒  
瘠直是口病而已而傳兼言手病者以經予手拮据  
言予所將茶不言手則兼言手病者以經予手拮据  
二首之下則手口並兼之上既言手而口又未見故

又言予口卒瘠言口病明手亦病也且卒瘠謂盡病  
苦唯口病不得言盡故知手口俱病鴟鴞小鳥為巢  
以自防故知求免大鳥之難也。○○傳謂我未有室家  
之意曰予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  
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  
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我也王肅云  
我為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  
王室謂我未  
有室家之道予羽譙譙予尾脩脩傳譙譙殺也脩脩  
敝也。○○云手口既病羽尾又殺敝言已勞苦甚。○○譙  
字或  
作譙同在消反脩素彫反注  
同殺色界反又所例反下同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  
予維音嘒嘒○翹翹危也嘒嘒懼也○云巢之翹翹  
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肖故使

詩注疏卷八

七

長天清



我家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愬之  
意○翹羽消反漂匹遙○予羽至嘒嘒○毛以為鴉  
然○反○翹呼堯反○翹音素○予羽至嘒嘒○毛以為鴉  
室巢以喻先王勤脩德業勞神竭力得成此業  
鴉又言室巢雖成以所計其條弱故予室今翹然  
而危又為風雨之所漂搖此業將毀予是以維音之  
堯堯然而恐懼以喻王業雖成今成王幼弱而為凶  
人所振蕩周室將毀故周公言已亦堯堯然而老懼  
由管蔡作亂使憂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也○鄭  
殺敵盡同但所喻者別喻厲臣勤勞有此官位○鄭  
今子孫不肖使我家道危也又為成王所漂搖將誅  
絕之我先臣是以恐懼而告急也予維音嘒嘒然  
喻告訴之意也○傳○譙譙始消消散○正義曰此無  
正文也以此言鳥之羽尾也○傳○譙譙始消消散○  
定本消消作脩脩也○傳○譙譙始消消散○  
皆釋訓文王肅云言盡力於病以成攻堅之巢而為

德○兩所漂搖則鳴音嘒嘒心然而懼以言我周累世積  
懼以成篤固之國而為凶人所振蕩則已亦嘒嘒而

鴉鴉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  
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  
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  
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成王既得金滕之  
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

一介樂上有言及上兩

詩經卷八之三

卷八之三

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

伸美而詳之音洛說音悅下同滕徒登反女音汝樂

友伸音身東山四章章十一句至東山乎正義曰

年東征三監淮夷之等於三年而歸也周公攝政元

士莫不喜悅大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

雖皆是勞辭而每章分別意異又歷序之一章言

其完也謂歸士不與敵戰身體完全經云勿士行

核言無戰陳之事是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謂歸

士在外妻思之也經說果贏等物令人憂思是其

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謂歸士未反室家

思望經說洒掃穹室以待征人是室家之望也四

章樂男女得以及時也謂歸士將行新合昏禮經

言倉庚于飛說其成昏之事是得其及時也周公

之勞歸士所以殷勤如此者君子之於人謂役使

人民序其民之情意而因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悅

此民也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序其情閱其

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古人所謂悅以使民

民忘其死者其唯此東山之詩乎言唯此東山之

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三年而歸雖出於經此

三年之文而總序四章非獨序彼一句也序所歷言不序

章首四句以章首四句皆同不得於一序說之序其情

而閱其勞其意足以兼之矣歸士者從軍士卒周

公親征與將率同苦以士卒微賤勞意尤深故意

主美勞歸士不言勞將率也悅以使民民忘其死

是周易兌卦彖辭文古之舊語此東山堪當之故

云其唯東山乎正義曰金滕之書

云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

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

子其新迎注云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

公於東征之歸尊任之言自新而迎明是成王親

迎之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親

將黜殷命作大誥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

為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於

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  
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  
初自崩始也是三監淮夷叛周公東伐之事也攝  
政元年即東征至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二  
年時者謂叛時在二年非三年始東征也時實周  
公獨行言相成王者彼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  
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意以成王  
蔽解故言相成王耳非與成王俱來也破斧云周  
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此不言商  
奄者據書序之成文耳此序獨分別章意者周公  
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子  
夏美之而詳其事故分別章意而序之也

我祖東山惇惇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也濛雨貌也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

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

吐刀反濛 莫紅反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傳公族有辟公親素  
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 傳云我在東山常曰  
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 傳云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傳士事故微也 傳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  
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  
善用兵者不陳 傳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枚  
於口為繮結於項中無行 傳云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戶剛反陳直震反又下同 傳云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娟蠋貌桑蟲也烝寘也 傳云娟娟娟然特行久處桑  
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寘填塵同也 傳音蜀烝之承反

詩經卷之二

獨

真寘田又音珍一音陳字書云塞也大千反從穴下  
同案陳完奔齊以國為氏而史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

同云敦敦然獨宿於車下此誠有勞苦之心回敦都

方之得時道歸上乃遇零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

情又復自言已意我在東方言曰歸之時我兄弟慙見父

母而悲何則管蔡有罪不得誅誅殺之勞在勞在外幸

得完全汝雖制彼兵服裳衣而來得無事而歸久勞

也又言雖無戰陳實甚勞苦胡胡然者桑中獨宿之

軍士亦常在車下而宿甚為勞苦述其勤勞閑念之

定本云勿士行拔無字箋云初無行陳街拔之事

定本云勿士行拔無字箋云初無行陳街拔之事

士思家而悲餘同不得歸我心則念西而悲言歸

皆言特言之卒章之獨云此四句者以此四句皆序

同故特言之卒章之獨云此四句者以此四句皆序

凡先著此四句明四章意皆同也○傳句意亦同故言

○正義曰幾法也謂以法得死罪文王世子云公族

有死罪則磔於甸人公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

之喪無服親哭之注云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

事為凶非喪服也倫謂親疏之比也○西悲之意以公

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親非徒已心自悲先神亦

悲○正義曰箋以此為勞歸士之情我軍士在東山常

詩注疏

日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家室在西故知念  
 西而悲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  
 至於歸時喻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為長  
 大開之禮教正法云遂敵街而進注云故細如著街  
 之有繡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是征之事故知制  
 彼裳衣謂兵服也初無猶本無言雖是征伐本無行  
 陳衞枝之常應速耳而三年始歸者以梁傳曰善為  
 陳自定常應速耳而三年始歸者以梁傳曰善為  
 圍守以服之故引春秋傳者莊八年穀梁傳曰善為  
 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常武箋云善戰者不陳皆與彼  
 箋言善用兵者不陳常武箋云善戰者不陳皆與彼  
 異蓋鄭以義言之。傳。郭。至。大。如。指。似。蠶。韓。子  
 云。蠶。似。蠶。言。在。桑。野。知。是。桑。蟲。釋。言。文。彼。作。壘  
 勞。苦。故。云。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故

側一作則

下箋云誠有勞苦以不實喻實者取其其在桑野在車  
 下其事相類故也傳訓烝寘也故轉寘為久而擇話  
 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箋辨之古者寘我祖東山怡  
 填塵三字音同可假借而用之故也  
 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實亦施于宇伊  
 威在室嘯蛸在戶町唾鹿場熠燿宵行。傳。果羸括樓  
 也伊威委黍也嘯蛸長跼也町唾蛇迹也熠燿燐也  
 燐螢火也。云此五物者家無人惻然令人感恩。羸  
 力果反施羊豉反伊威並如字或傍加虫者後人曾  
 耳室木或作堂誤也嘯音蕭說文作嘯音夙所交  
 反郭音蕭町他與反或他頂反字又作叮音同唾木  
 又作嘯他短反字又作嘯他頂反字又作叮音同唾木  
 活反洲委音於為反委黍鼠婦也本或並作虫邊蹄  
 起宜反今詩義長跼長脚蜘蛛又巨綺反其宜反

居綺反隣洛刃反字又作隣螢  
惠丁反令力呈反思息嗣反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  
螢火。正義曰釋草云果羸之實括樓李巡曰括樓

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括樓葉如瓜葉

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

也伊威委黍蠨蛸長騎釋蟲文舍人曰伊威名委黍

蠨蛸名長騎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騎小

疏云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墮底土中

生似白魚者是也蠨蛸一名鼠婦長騎荆州河內人

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

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是也鹿場者場

是踐地之處故知可唾是鹿之跡也解隣體云隣螢

蟲飛而有光之貌故云熠燿燿也又解隣體云隣螢

火也釋蟲云螢火即炤舍人云螢火即炤夜飛有火蟲

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案諸文皆不言螢

火為隣淮南子云父血為隣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為

鬼火然則隣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

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隣未為得

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

行然腐草木得濕而光亦有明驗衆說並為我徂東

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  
室洒掃穹窒我征車至

傳垤螿塚也將陰雨則穴處

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

云鸛水鳥也將陰雨

則鳴行者於陰雨之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窮空

塞洒灑埽拚也穹空鼠穴也而我君子行役述其日

一本惠下有者

月今且至矣言婦望也節反鶴本又作龍古玩反埤田

素報反蠶本亦作蠶又作蟻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烝云此又

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

辨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粟析也言君子又久

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粟裂同也反注同栗

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蓼力菊反衆新也專徒端反

下同綴張衛反辨廬通反又白覓反說文云瓜中實

也沈薄自我不見于今三年為上四句說歸士之

情次四句說其妻思望之也思而不至閱其勞苦言

有專專然繫綴於蔓者瓜也而其辨甚苦既繫苦於

苦也又憂軍事是心又苦也其苦如何衆軍士皆在

折薪之役是其苦也君子既有此苦已久不得見之

自我不見君子以來於今三年矣所以思之甚也鄭

以烝為又言君子久在折薪之役餘同烝烝也此

而喜正義曰釋蟲云蚍蜉大螻小者螻舍人曰蚍

蟬即大螻也小者即名螻也然則螻是心蚍蜉也此

蟲穴處輦土為塚以避濕鶴鳥鳴於其上故知烝是

蠆塚也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蠆

避濕而上塚鶴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

也陸機疏云鶴鶴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

尾翅樹上作巢大加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

子合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虎一名背龜一名

皂裙又尼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

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傳敦猶至

繫於蔓專專然也烝衆釋詁文以瓜之苦喻君子心

繫於蔓專專然也烝衆釋詁文以瓜之苦喻君子心

心苦事又苦即折薪是也。此又至裂同。正義曰此申傳心苦事之苦之意也。以軍之苦在久不在衆故易傳以烝為蒸訓之為久折薪是分裂之義不應作梁故辨之云古者聲栗裂同故得借栗為裂不

是字誤故我徂東山惄惄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不云誤也

**庚子飛熠燿其羽**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

故極序其情以樂之。樂音洛。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傳黃白曰皇駁白曰駁云之子于歸謂始嫁時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駁邦親結其縞九十其儀

婦人之禕也。母戒女施衿結悅九十其儀言多儀也。云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之多。禕許韋反衿繫佩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傳**言久長之道也。云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至之何。毛以為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序其男女及時以戲樂之言倉庚之鳥往飛之時熠燿其羽甚鮮明也。以興歸士之妻初昏之時其衣服甚鮮明也。是子往歸嫁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駁其馬言其車服盛也。其母親自結其衣之縞九種十種其威儀多也。言其嫁既及時而威儀具足本其新來時則甚善矣。但不知其久時復如之何言本時甚好不知在後當然以否所以戲樂歸士之情也。鄭以倉庚為

詩王風之十一







